

楔子

“影帮”——一个令黑道中人惧怕的黑道帮派，崛起于五年前。相传影帮里的弟兄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所以不像其它的黑道帮派，以打杀来解决一切事情。而影帮之所以会令黑道帮派闻风丧胆的原因，是因为凡得罪影帮的其它帮派，都会在一夕之间消失，几乎会令人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帮派存在过。

而影帮还有经营饭店、酒店……举凡能赚钱的事，影帮绝对不放过。但影帮也立了一个严重的帮规，凡触犯这条帮规时，一律处以极刑，那条帮规就是——绝对禁止弟兄贩卖毒品。

直到最近两年，影帮的帮主瞿骋创立了“瞿氏企业”之后，影帮已不从事违法行为；但在黑道里，影帮的势力依旧存在，而各堂口组织依旧没变。只是三个堂口的堂主多兼了一份差事而已。

三位堂主分别为：

“麒麟堂”——宫辞，二十六岁，为人幽默风趣，现任“瞿氏企业”副总裁，主要职务是管理影帮各企业的营运；其麒麟堂的兄弟，每个都对商界业务也都十分专精。

“银龙堂”——饶闻，二十七岁，个性十分随和，现任“瞿氏企业”另一副总裁，权限与宫辞相当。饶闻是个谈判高手，同时也是个对电子仪器十分专精的人，负责影帮对外的一切事务；而他旗下的弟兄们，则负责开发一切新式的电子仪器。

“血蛟堂”——由卫翼率领，二十七岁，个性冰冷、孤僻、做事阴狠，“瞿氏企业”的业务经理，以前负责影帮的暗杀任务，所率领的血蛟堂弟兄全都是一等一的杀手，现在则专门对付向瞿氏企业恶意挑衅的人。

这三堂是影帮的铁三角，缺一不可，由影帮的帮主瞿骋率领。瞿骋个性沉默寡言，现年二十七岁，为“瞿氏企业”总裁。

第一章

瞿氏企业——三十楼秘密会议室。

三十楼的秘密会议室，未经许可，不得擅入。此时，会议室里，瞿骋正与三名大将开着重要会议。

“老大，‘虎帮’最近频频向我们挑衅，这件事你看如何？”饶闻替自己倒了杯酒，不甚在意地说道。

“将‘虎帮’给挑了，不然就将程藉给杀了。”血蛟堂卫翼冷冷道。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宫辞摇了摇手指头。“兄弟，别忘了我们现在已经‘漂白’了，所以不能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。”

“哼！”卫翼冷哼了声。

“我们的损失有多严重？”坐在首位，目光森冷的影帮当家——现在则

是“瞿氏”企业的总裁瞿聘十指交叠地问道。

“两间高级的俱乐部、一间酒店，目前为止，损失为三千多万。”宫辞看着手中的报告念道。“损失虽然只有三千多万，但若‘虎帮’不停手的话，那可会上亿。”“嗯……”瞿聘看着会议桌上的酒杯。“警告过他们了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宫辞点点头。

“明天，我不要再听到有关‘虎帮’的消息！”瞿聘淡淡地说道，看着卫翼。

“这件事交给你了。”

“大哥，我们不是漂白了吗？”宫辞哇啦哇啦地鬼叫着。

“闭嘴！”卫翼说道。“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”

桑音，二十五岁，是个没啥名气的小漫画家，以画少女漫画为生。平时都窝在自己独居的公寓里画漫画，没有什么时间观念，深居简出；只有到家里缺粮时，才会踏出这间公寓半步，平日也没和人来往。

“哇！墨汁这么快就用完了，一瓶一百多元耶！”桑音喃喃念着，看着手中的蘸水笔，她摇了摇头。都晚上八点了，去吃晚餐好了，免得饿了肚子，她在心里想道。

拿起了钱包和车钥匙，她走出了自己的家。由于她是个非常懒的女人，家里根本不开伙的，所以三餐时间，她还是会踏出这间三十多坪的小公寓。

“小弟，你又来吃面啦！”面摊老板用着宏亮的声音，朝桑音说道。

“是呀！一碗汤面。”留着短发、浓厚的眉、娃娃脸、身穿短裤和T恤、声音低沉再加上胸前并不怎么“伟大”，可以说是飞机场，综合这几项特点，每个人都认为桑音是个年仅十五岁的国中小弟弟。起初桑音还会想解释，但日子久了，她也懒得说了，反正人家要认为她是个小弟弟的话，她也沒辦法，谁叫她发育不良呢？

“皮肤这么白，比我女儿的还白咧！”面摊老板端来了汤面说道。“你如果是女娃儿的话，一定很可爱！”

“嗯……”桑音喝了口汤。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老板大大地点头。

去！桑音在心里想道。“有没有啤酒，拿一罐出来吧！”她朝老板挥挥手。

“你未成年耶！喝酒不好啦！”老板说道。

真是好啰唆！桑音迅速地将面吃完，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个五十元的硬币递给老板。

“怎么都没看到你父母呢？也没见到你上学？”

父母？早死了！那一间公寓就是用她父母保险理赔金买的。上学？拜托！勉强混个二专就好了，她根本没什么伟大的志向，只要三餐温饱就好了。

“我父母死了！我早毕业了！”

“死了？”面摊老板露出同情的表情，没想到小小年纪的他，竟然……

“那你国中毕业就没再升学了吗？”

“有什么好读的？我认为这样就够了！”她认为二专毕业就够了。

“这样不行的！国中毕业找不到好工作的，你一定要再继续再读下去才行呀！”

面摊老板鼓励着桑音。“你现在在做什么？”

“打零工！”说打零工根本不为过，想画时就画，不想画时就去租个几本

小说来看，消磨时间。她的日子还过得颇好的，完完全全符合她人生的目标，以自己的快乐与堕落为根本。

“打零工？”面摊老板摇了摇头。“薪水一定不高吧！不然你来我这里好了，我这里刚好缺一个人手。”

不高？桑音露出了个笑容，她不以为五、六万的薪水少。

“真是可怜的孩子！”

“谢谢！明天再来。”

“考虑一下吧！小弟弟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觉得我目前的工作还挺好的，饿不死就行了。”她趿着拖鞋，继续往一百公尺的超级市场前进。

到了超市，在里头挑了几项爱吃的零食和一打罐装啤酒后，使到柜台结帐。

“小弟弟，未满十八岁不能购买烟酒的。”收银员指着柜台上的一张贴纸。“本超市拒卖烟滴给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。”

又来了！桑音摇了摇头，这种场面她实在是见多了，所以她也非常习惯。

从皮包里掏出了身分证递给了收银员。“我可以买了吗？”

收银员不解地看着那张身分证。桑音，民国六十二年五月十日生，性别“女”。那上头还贴着一张黑白的大头照。

“我可以买啤酒了吗？”桑音再度问了一遍。

“小姐，很对不起！”收银员连忙道歉。

称呼由“小弟弟”变成了“小姐”，桑音听到收银员的话后，忍不住露出了个微笑。

“麻烦帮我结帐。”

“是！”收银员迅速地帮桑音结完帐后，桑音便拎着两袋“粮食”离开了超级市场。

数着自己的步伐，走过了一条暗巷，突然，一阵枪声吸引了她的注意。

“不会吧……”桑音如此告诉自己，要自己别担心，她只是一个小小的死老百姓而已。原本想当作没听见那阵刺耳的枪声，但好奇心又使得她躲到一旁，想看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

“程藉，我们影帮已饶过你许多次了，你应该知道的！”卫翼眯起了眼，手中的枪正对准着虎帮老大程藉的胸膛；只要他一扣下扳机，程藉便会一命呜呼。

“帮？哈……”程藉露出阴狠的笑容。“你们影帮不是已经漂白了？既然已经漂白了的话，又何必管我那么多事！你们早已和道上没什么关联了！我要卖白粉、卖军火全都是我的事！瞿聘一直阻挠我，让我在中东的资金抽不回来，赔了六、七千万，这些钱我不找影帮要找谁要！识相的话，就叫瞿聘拿个一亿出来，这笔帐就一笔勾销！”

“呵……程藉你也未免想得太好了吧！别忘了，虎帮现早已被我们给挑了，你拿什么来和我们要一亿？”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宫辞终于忍不住爆笑出声。

“少和他废话了，老大还在等我们！”卫翼手中的手枪转了圈，凌厉的眼射向程藉。

“有什么话，你到地下去和阎王聊说吧！”话语才刚落下，卫翼便扣下了

扳机，只听见一声枪声，程藉便往后倒了下去。

躲在一旁的桑音瞪大了眼睛，用手摀住自己的嘴巴，避免自己因害怕而惊呼出声。

天呀！她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小老百姓而已，这种事怎么会让她碰到呀！难怪人家说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的，迟早有一天她会被自己的好奇心给害死。她的双脚往后挪了下，想溜之大吉。

不料，她的脚踢到了一个铝罐，发出了颇大的声音。

拜托，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呀！竟然乱丢垃圾。桑音苦着脸在心里想道，现在只能希望那两个站在暗处拿着枪的男人，听力不太好，最好是聋子才好。

宫辞的耳朵动了下。“谁？快出来！”

又不是白痴！出去稳被杀人灭口的，桑音迅速地转过身，想拔腿就跑，但是人矮腿也短，她才跑了几步而已，宫辞便跨了几个大步，拎住了她的领子。

“小弟弟，你看到了是吗？”宫辞将桑音拉入暗巷里，戏谑地问道。
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桑音连忙挥挥手。“我什么都没有看到……”她告诉自己冷静下来，但声音还是有些抖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桑音大力地点头。

“那为什么你这么紧张？”宫辞问道。“没有！我哪有很紧张……”

“还说没有？你的声音有些抖。”

“那是你的‘错觉’。”

在宫辞戏弄桑音之时，卫翼已经要人来清理好尸体了。

“杀掉他！”卫翼冷冷地说道。

“小弟弟，你听到了吧？我朋友要我杀掉你……”

“我是无辜的呀！”桑音承认自己“有些”贪生怕死，但这也不能怪她呀！十个有八个人都是这样的。

“谁叫你好好奇心这么重呐！”宫辞笑道，从腰际掏出手枪。“翼，这种事应该是你来做才对吧！我不杀人的。”

“既然你不杀人的话，那也不要为我破例了。”桑音一听到宫辞不杀人，便赶紧说道。

“我也不想呀！”

“不然我请你喝啤酒好了……”桑音从塑料袋里拿出一瓶她刚买的啤酒递给宫辞。

“如果没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”她急急地转过头。

“要走可以，留下你的命。”卫翼了解宫辞根本不可能开枪，于是便把枪口瞄准了桑音。

“你刚才看到多少？”

“我……我全部都看到了……”她实在好想哭呀！

“很坦白，但是得不到老师给的奖品的，有时太坦白也是种错。”宫辞开玩笑似地说道。

“我保证不会说出去……也不会报警的……”

“你保证？这太不可靠了，如果把你的舌头给割下来，我就相信你。”宫辞拉开啤酒的拉环，灌了一口。

她……她的舌头……好残忍……桑音全身颤抖着。“别割我的舌头……”

我刚才有请你喝啤酒了……”

“我先走了，他留给你了。”卫翼将话说道，便离开了。

“你朋友走了，你就放了我吧！”

“你还真是没志气！”宫辞摇头说道。

去！志气能当饭吃吗？桑音在心里骂道。

“你发誓不会说出去？”

“当然……我一定不会说的……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坦白说喔！小弟弟！”

“如果我没坦白说的话，那……”

“那你的小命就得丢了。”

“好吧！”桑音点了点头。“我叫桑音，家住在……”桑音说出了住址。

“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，顺便看看你的住址是不是真的！”

“这……这不太好吧……”桑音原想拒绝，但在看到宫辞手上的枪时，勉强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有没有杀掉他？”宫辞一踏入自己的房子里，便见卫翼坐在沙发上等他。

“没有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“他还小！”

“我告诉老大这件事了。”

“老大有什么反应？”宫辞连忙问道。

“老大说看你的决定，最好是将他吸收入影帮，让他变成自己人，以免他泄密。另一种方法则是杀了他，如果他说出去的话，那对我们影响很大，毕竟影帮已经漂白了。”

“我第一次觉得你的话这么多。”宫辞笑道。

“你的决定呢？老大说如果他不愿意加入，而你又下不了手的话，那就由我来动手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！我收他当小弟吧！他年纪还小，看到这一幕就要他的命，对他来说是有点倒霉。”想到桑音那副贪生怕死的小老鼠样，宫辞不禁露出了个笑容。

“嗯……那我走了！”卫翼说完便离开了。

十几岁的小弟能做什么呢……他应该还是个学生而已吧！如果安插到“瞿氏”上班的话，也没什么好工作适合他，只能替人倒茶水，不然就是扫厕所而已。

好不容易天亮了，桑音从被窝坐了起来，她整晚一夜无眠，恨死自己的好奇心了。

要不是因为那该死的好奇心，她怎么会那么倒霉呀！从床上起身，多希望昨晚发生的事是场梦！

走到了客厅，客厅的桌上堆着的，正是她昨晚去超级市场买的“粮食”，同时也残忍地提醒她——昨夜不是一场梦，那件黑道火并的事件是真的！她亲眼见到有人归西了。

天呀！桑音摇了摇头，打了个冷颤，真是衰呀！她不只一次如此想着。

原本清闲的日子开始难过了，恐怕每天都得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！电视上不是常这么演吗？目击者往往都会受到坏人狙击的，就算是寻求警方的保护，也是枉然。黑道分子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做掉受警方保护的目击证人

呀！

他昨天没有杀她，但不表示今天不会杀她呀！桑音恐惧地想着。难道二十五岁就是她人生的尽头了？

想起了书房未完成的漫画原稿，她活在世上的日子都已经开始在倒计时了，何必再这么辛苦地赚钱呢？赚了自己也花不到！反正都快要“嗝屁”了，还要那些钞票做啥呢？

摇了摇头，她开始思考自己死后要葬在哪里、以什么方式安葬、邮局里头的四十三万两千三百二十一元要做什么……

想想自己还挺无聊的，朋友加加减减不到十个，好朋友只有两、三个！以前的同学毕业后就不联络了，没有半个亲戚朋友，死了后有谁知道自己已经“嗝屁”了？难不成要托梦给他们吗？不吓昏他们才怪！

“无聊！”桑音骂了自己一声，要来取命就快来吧！她会告诉那个要她命的人，别让她死得很难看，免得自己在家提心吊胆。她在心里想道。

平常她不是这么早起的人，每每都睡到中午十一、二点才起床；但今天实在是因为太害怕了，所以根本没办法入睡。

算了，还是继续画漫画好了；等要死的前一刻再问问那个黑帮“弟兄”，看能不能拨出一点时间让她写遗嘱，或者是将钱全部都捐出去……等。

走回卧室，她拿了件浴袍转入浴室。刷牙洗脸后，顺便洗个热水澡。一天两次澡一向是她的习惯，而晨浴更是她从小到大改不了的习惯。

“我想就是这里了。”宫辞根据昨晚的记忆，找到了桑音所住的公寓。

“是吗？”卫翼摇了摇头。“一枪让他投胎岂不是更好？”

“我都说过了，他还只是个孩子而已。”宫辞皱起眉。

“老大说随你高兴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昨晚说过了。”宫辞抬头，看着公寓的右侧二楼，昨晚他亲眼见到桑音走进去的。“现在你打算如何？”

“还在考虑当中。”二楼左侧的一张红色的厚纸板吸引了他的视线，那张厚纸板上头写着：

急售公寓二楼，三房两厅，三十二坪，现金四百万。意者请电洽……

“也许我可以考虑搬到他隔壁，每天监视他！”宫辞突然道。

“别忘了你白天还得上班！老大不会让你天天放假的。”

“放心吧！我不会翘班的。”

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拿起了大哥大，他迅速地拨了那张显目的厚纸板上的电话，买下了桑音隔壁的二楼，并打算在一个星期后搬入他的新居。原本的房子就空着，养几只蚊子好了。

第二章

“搞什么鬼呀！一大早就这么吵！”时间过了一个星期，桑音也逐渐不在意那天发生的事了，她在心中安慰自己，也许对方并没有要杀她灭口也说不定。

她在无袖丝质睡袍外，加了件及膝的厚外套后，才走到阳台，正巧看到一辆宾士轿车停在她家楼下的大门口。

打开了一扇铁门，她发现隔壁铁门上的“吉屋出售”这大大的四个字已经被撕了下来。

“原来已经卖出去了呀！”她无聊地转进了客厅，凝视着墙上挂着的那一幅巨大相框。

相片里的女孩背部全裸，隐约可以由侧面看出女孩的长相不错；而长发则绾了上去，只留下几缕发丝散落在颈项，给人无限的遐思。

“拍这照片时是十六岁，现在已经二十五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！没想到一下子九年就过去了。”桑音有些感叹地说道。高中时，班上流行拍艺术照。拗不过朋友的邀请之下，她勉强也跟着去了。那时到了摄影棚她才发现每个同学都“露”了，原本想转身就走，却被朋友发现。在威胁加外诱之下，她才勉强地拍下露背的相片，但仍是里头最保守的，因为她的朋友有人露了两点。

还记得她那时曾皱着眉头问好友，为什么要裸露呢？

那时朋友回答她——趁现在年轻还有本钱，露就给他露嘛！又没有什么关系，反正皮肤好嘛！等到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，年轻不要留白啊！

是呀！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在看到一张张唯美的照片时，才松了一口气。照片虽然有露背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情色的部分存在。在百般的思考下，她才挑了这一张，放大成海报，装了框挂在客厅里。

“唉！”桑音忍不住又叹了口气。

“叮咚！”

门铃响了，桑音将外套拉好，才走去开门。

才开了第一扇门，桑音便被站在门口、露出大大笑容的宫辞给吓得冷汗直流。

难不成他要来要她的小命了……她在心里猜想着，手也迅速地想关上门。

“等一下！小弟弟！”上次没有仔细看桑音，宫辞此刻才仔细地注视着“他”。两道英气的浓眉、水汪汪的大眼、有些塌的鼻、红艳小巧的唇，还有些像女孩子；这张脸如果是女孩的脸，他愿意给它八十分。但是往下一看，那平得跟飞机场一样的胸部……他怎么可能是个女的。

而在宫辞审视桑音的同时，桑音也同时偷瞄着宫辞。他的头发有些微鬈、浓厚的剑眉、狭长的丹凤眼、挺直的鼻梁、细薄的唇、有些坏坏的气息；这几个特点塑造成一个有着邪魅气息的男人，“好看”并不足以用来形容他。她虽然只有在七天前见过他，但也知道这种男人是女人追逐的对象。

“你看完了没？小弟弟！”宫辞开口问道。

小弟弟？桑音的眉头皱了下来，为什么他叫她小弟弟呢？难道他和其它人一样，认为她是个男的吗？

下意识的，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平坦的胸脯……是呀！谁叫自己连个“小笼包”的影子都没有呢！不过她现在倒也庆幸宫辞将她当成了小弟弟，不然死的时候，死状可能会非常凄惨……说不定对方会饥不择食的对她先奸后杀也说不定……电视上不是常这么演吗？

“你……你有什么事情吗……”回过神的桑音，声音不自觉的颤抖了起来。

“别害怕，小弟弟，我不会杀你的。”

不会杀她？骗鬼！桑音压根儿不信！大野狼不是也跟小红帽说它不会吃她吗？

“是……是吗？”桑音点了点头。“你特……地……特地来找我吗？”

“也算是！你先开门好吗？”宫辞的话语虽温和，但隐含着命令的语调，令桑音又忍不住全身发抖。

“不开行不行呀……”

“你说呢？”宫辞笑笑。

我想是不行吧！桑音在心里想道。在无计可施之下，她打开了门让宫辞进入。

宫辞在玄关脱下了鞋子，换上室内拖鞋，不客气的大步走入客厅。这间坪数与他的房子相同，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客厅只放着一张小圆桌、两个小椅子和一个书柜及一台电视而已。实在是简单得可以！而以这样的摆设来看，这间房子住的人可能不多。

偏了下头，他挪到挂在墙上露背的海报，那张海报的女主角是那么的无邪、天真，即使是背部全裸，也不会给人任何情欲的感觉。

他的眼不知不觉幽暗了起来，就这样，他在海报前站了许久。而站在他身旁的桑音则在心里苦笑，天呀！她怎么会忘了她在客厅所挂的这张照片呀！平日没什么朋友来访，她才敢将照片挂上去，但没想到今天来了个不速之客，她根本来不及将相框给拆下来。

看他端详着海报里的自己这么久，桑音一直在心里埋怨着；自己的背部都被别人给看光了……呜……

“叔叔……”桑音忍不住出口唤他。“嗯？”宫辞回过神来。“有事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事！只是想请你在椅子上坐而已，站着不太舒服……”桑音连忙说道。

“喔！对了！别叫我叔叔，我还没那么老，我今年才二十六，顶多才多你十岁而已，叫我宫大哥就行了！”

多我十岁？去你的！桑音在心里骂道。

“小弟弟，你是十五还是十六岁？”

“十六！”桑音迅速地回答，就让他认为自己是未成年好了。

宫辞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目光仍是紧盯着墙上的海报不愿移走。“这是哪一位明星？”他忍不住好奇地问道。“拍得很好，我也想去买张挂在卧室里！”

“啊？”桑音的嘴张得老大，足以塞下两粒卤蛋，她还没自认为自己长得美丽到可以当上明星呢！

“快说！”

“咳咳……这不是……明星，这是我姊姊……”桑音撒着谎。“我姊特别喜欢这张，所以就将它挂了起来，不准我拆下来。”谎言越说越流利，她脸不红、气不喘地说道。

“你姊？长得如何？”

“呢……”没想到宫辞竟然这么问，桑音一时之间也找不到答案。

“和照片差很多吗？”宫辞了解拍这种艺术照，大多都和本人有差。

“也不会，只是别人都说我和她长得很像！”同一个人，不像就有鬼了。

“是吗？双胞胎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桑音摇着头。“我姊二十五岁了！”宫辞点点头。“今天没上课？”

“我毕业了……”桑音走入了厨房，帮宫辞倒了杯水。

“国中毕业就没读了？”宫辞的脸皱了下来。“你爸妈不管你吗？”

“我爸妈死了！”桑音将茶杯放在小桌上，自己则坐到一旁的椅子上。

“那你姊呢？”

“她呀！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很少回家。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真是可怜呀！宫辞在心里想道。

“我打零工过活、偶尔做些手工！”唉！只有这一句话是真的！画漫画算是做手工的一种吧！她在心里想道。

“对了！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从今天起我搬到你家隔壁！”宫辞悠闲地说道。

轰！晴天霹雳！他竟然搬到隔壁？买下隔壁房子的人竟然是他！桑音愣了半晌，觉得自己的生命堪虑啊……

“这张可以给我吗？”宫辞问道。手指着墙上所挂着的海报。

不会吧？给他让他回去每天对自己的裸背“意淫”吗？

“可以说不要吗？这个是我姊的……”桑音可怜兮兮地说道。

“不然底片给我，我拿给别人冲洗。”冲一张可以占据整个墙的，直接让人贴在墙上更好。不知怎地，宫辞才刚看到这一张海报而已，就极想得到它；难道他对照片中的人一见钟情？“不……”桑音摇了摇头。“我姊可能会生气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好吧！”桑音硬生生地点了头，惧怕恶势力的她，有点像是实验室里的小白老鼠，随时准备让人宰割。

“那太好了！”宫辞从椅子上起身，折下约莫一公尺见方的相框。“真是谢谢你了。”

真是自动！桑音在心里咒骂着。

“你不杀我吗？”

“我从没打算杀你，只要你不把那天看到的事说出去。”宫辞警告道。

“我一定不会……说出去的！官大哥你放心吧！”自己才差他一岁而已，还要自己叫他大哥，一想到这点，桑音便有些不自在。

“但是我现在多了个条件。”这个条件是现在加上的，他原本没有这个打算；

但在看到这张海报后，他非常想认识海报中的女人。

“什么条件？”桑音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把你姊姊介绍给我，她还没结婚吧！”

天呀！怎么会这样啊……这么好笑的事怎么会发生在她的身上呢？

“她是还没结婚……”

“那就好！她回家时就通知我，反正我就住在你隔壁而已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桑音。”“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，我们公司少了个清洁工，虽然工作

不怎么好，但是总比你打零工过活好。”宫辞突然说道。

清洁工？桑音的唇抿了起来，虽然她是一个三流的漫画家，但叫她去清洁工的工作，也未免太……

“不要吗？我们‘瞿氏企业’的福利很好的，即使只是个清洁工，年终奖金也有十多万。”

“不行！”桑音摇了摇头。“我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很满意，所以……”

“那好吧！我不强人所难，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！”

“是。”

宫辞将相框搬回家，挂在自己的卧房。每天睡觉前不停地看着……那张海报仿佛有一股魔力，让他移不开目光，仔细地注视着那个侧面，还真的有些像桑音。

晚上十二点。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宫辞穿著睡袍，下了床，走出了卧室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？”来人是这一阵子黏他黏得很紧的三流女星谢雅花，专靠绯闻打知名度。

“讨厌！人家已经找了你一星期了，你都不接人家的电话，还搬家了，我好不容易从饶先生那里得知你搬到这间小公寓来了！”谢雅花搂着宫辞的颈项，根本不在意两人站在大门口。

原来是饶闻，他明天去上班铁定不会饶过他！宫辞在心里咬牙切齿道。

“怎么最近都不理我呀？是不是不喜欢人家了？”

宫辞爱女人是出了名的，他最喜欢女人的娇与媚了，更爱看女人在床上为他呻吟的模样，就算身旁的女人不断更迭，但他与那些旧情人还是依旧保持亲密关系。

也由于他对女人的温柔多情，所以女人们往往根本不在乎他有多少个女朋友。

宫辞轻佻地抚了谢雅花的臀部。

“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快进来，别让别人看到了！”他搂着谢雅花进了屋里。

“最近不是很红吗？怎么有空找我？听别人说你最近同时轧了三部连续剧，所以我就没有找你，怕打扰到你。”

“是吗！我最爱听你的花言巧语了！也最喜欢你的温柔体贴了！”谢雅花喜孜孜地说道。

“那怎么算是花言巧语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”宫辞露出一抹邪恶的微笑。

“那你最疼我了是吗？”谢雅花娇滴滴地问道。

“当然！我不疼你疼谁？”宫辞打横抱起了谢雅花，大步地跨进房间里，将她放在大床上。

“讨厌！那个女人是谁呀！”谢雅花一眼便看见了那张挂在墙上的海报，立即不悦地问道。

“是个没你美丽的女人。”宫辞将谢雅花翻过身，拉下了她衣服上的拉炼。

“讨厌，不要这么急嘛！”谢雅花欲拒还迎道。

“没办法，谁叫你这么甜呢？这全都是你的错，今天才来找我，让我想死你了！”其实他是冲去心中那股欲火，每晚看着那张海报，就像是上了瘾般。他好想得到桑音的姊姊，却又不知她人在何方。

“我就知道。”谢雅花娇艳地笑着，而身上的胸衣及紧身的窄裙全被褪去。

宫辞拉下自己的浴袍，压上了谢雅花；他的手不停地揉捏着谢雅花巨大的胸脯，使谢雅花娇喘连连。

“舒服吧？”宫辞笑问，他的手离开了谢雅花的胸部，沿着她身体的曲线，来到了她修长的大腿，逐渐往内侧抚去。

“你是最好的……情人……”谢雅花逸出一长串的呻吟。

“是吗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！”他的手指挑去了谢雅花黑色的底裤，伸入了她的幽谷里。

“辞……”谢雅花不停呻吟着。“你以前不会这样的……”宫辞总是很温柔，为什么今晚这么急，甚至没有爱抚她……

“换个方式不是挺好的？”宫辞低声问道，中指在她的私处不停地探索、进出着……并且拉高了她的双腿。

“辞……你今天有点粗暴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下腹的欲火急待纾解，他扶住自己的坚挺，用力地挺入了谢雅花的湿润当中。

而随着宫辞剧烈的抽送，谢雅花也不停地呻吟着，她伸手攀住了他的颈项。

此刻的宫辞只是为了发泄欲望而已，丝毫没有任何情感的成分在内，此时他就像只野兽一般，不停地掠夺着。

“好……够了……”谢雅花承受不起，她低声求饶着。

“嗯……”宫辞不理睬谢雅花的意愿，臀部不停地撞击着，直到自己的欲望得到了纾解，他才自谢雅花的体内退出。

闭上了眼，他脑海中浮现的依旧是挂在墙上那张半裸的海报。

“讨厌！辞，你今天是怎么了嘛！”谢雅花半趴在宫辞的身上，娇嗔道。

“我不是说了吗？换个方式，增加些情趣嘛！”宫辞抚着谢雅花的背，张开眼，映入眼帘的又是那张海报里女主角白皙的背部。不知道她的背部抚摸起来，是种什么样的感觉……

“辞，人家在这里过夜好吗？”

“好！当然好。”宫辞笑着说道。“不过你现在这么红了，晚上如果留在我这里过夜被记者看到的话，那你的身价……”

“哎唷！”谢雅花娇笑着。“人家就是想在这里过夜嘛！”

“我也想留下你呀！不过为了你的星运着想……”

“那好吧！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，那我走了。”谢雅花从宫辞的身上起身，穿上了衣服。宫辞的话，逗得她喜孜孜的，简直可以说是心花朵朵开。

“我送你出去吧！”宫辞从床上起身，穿上了浴袍，搂着谢雅花出了卧室。

“要想我哦！”谢雅花叮咛着。

“当然，不想你想谁呀！”宫辞打开了铁门，却发现对面桑音家的铁门同时打开了。

夜行性的桑音，画着一张张的原稿，感觉手腕有些酸痛，她才发现自己已经呆坐书房五个小时了。

“原来已经两点了呀！难怪手腕会酸。”从椅子上起身，她走进了厨房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罐装的啤酒，拉开了拉环。由于自己属于昼伏夜出型的动物，宫辞上班时她在睡觉，她画漫画时，宫辞可能也睡了；所以她根本看不到宫辞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庞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见了他会害怕。

大口灌了口啤酒，她走到阳台前坐着，突然对面有谈话的声音，好奇心又被挑起。

轻轻拉开铁门，却看到宫辞搂着谢雅花走出来。

“怎么还没睡？”宫辞一看到桑音手中的罐装啤酒，整张脸都皱了下来。

看了宫辞所拥着的女人一眼，那不是某个叫不出名字的小明星吗？她不屑地再看了宫辞一眼。真是滥情的男人！她不会笨得以为这么晚了，宫辞和他身旁的女人是在房间“盖棉被、纯聊天”，用膝盖想也知道他们刚才做了什么事。而他怀里的女人一脸的满足样，在在说明了她的判断无误。

嗟！真是滥情，还想要她？门儿都没有！她在心里想着。

“怎么还没睡？”宫辞再度问了遍。

“睡不着所以就出来了。”“你手中拿着的是什么？”宫辞不悦地问道。

“台湾啤酒！”桑音说完又灌了口。

“你未成年不能喝酒！”宫辞拿下了桑音手中的啤酒摇了摇，差不多都被她给喝光了。

“没关系！”桑音摇了摇头，啤酒她已经喝了五、六年了，要她戒也戒不掉。

“不行！”宫辞的眼神凌厉了起来。“你姊姊没办法管你，所以我得好好代她管教你。”真是像个野孩子一样。

“算了吧！”桑音挥了挥手，意有所指地瞄了宫辞身旁的女友一眼，她发现自己现在比较不会那么怕宫辞了，可能是因为他说过不杀她的缘故吧！“宫大哥，你自己管好就行了。”

不甘被冷落的谢雅花不悦地拉着宫辞的睡袍。“辞，他是谁呀？”

“我隔壁邻居。”

“哦！”谢雅花点了点头。“小孩子早点上床睡觉喔！”

“是的，阿姨！”桑音状似天真的对谢雅花有礼地笑着，搞不好她的年纪比谢雅花还大呢！

阿姨？谢雅花脸部的肌肉抽搐了下。“叫我姊姊就行了，小弟弟！”

“是的，大姊姊。”桑音非常受教。

“很抱歉，今天来没有带礼物给你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大姊姊，下次来记得要补送我就行了！千万不要忘记喔！”桑音叮咛着，她知道谢雅花会这么说，纯粹只是礼貌性的，但她还是想狠狠敲谢雅花一笔。

“呃……这是当然的！”谢雅花勉强地点了点头。“那就先谢谢你了，大姊姊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谢雅花转头看向宫辞。“我先走了，有空再来找你。”她步下了楼梯。

没戏唱了！桑音耸耸肩，转过身，想关上铁门，却被宫辞给制止了。

“这么晚怎么还不睡觉？小孩子不能喝酒的。”宫辞不悦地说道。

“是是……”桑音敷衍地点点头，宫辞的话就像耳边风一样，自她的左耳进、右耳出，对她来说完全不痛不痒。

“我最讨厌别人敷衍我了。”宫辞警告道。

在听到宫辞警告的音调后，桑音才猛然想起他是“黑道份子”，随时可以杀掉她的。

台湾有好几千万人口，少了她，根本没有人会在意的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……”桑音紧张地低下头，在心中暗骂自己：怎么这么笨呐！

“知道错就好了，现在乖乖去睡，晚安。”

“是！”桑音开了两扇铁门后，暗地里吐了吐舌头。谁理你呵！她在心里想道。不过宫辞的确是有那个本钱，撇开他有多少财产不谈，就凭他那张帅脸及她刚才不小心偷瞄到的宽阔胸膛，她相信他有本钱令女人投怀送抱。

“刚刚都看到了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长针眼？”桑音喃喃道，又转回了书房画她的原稿。

“那个小鬼这么晚怎么还没睡？”宫辞有些不放心，他发现他很少看到桑音出门的，简直可以说是没有，这令他有些担心。

想想自己要桑音介绍他姊姊给自己认识，自己却带了女人给桑音逮到，宫辞就觉得有些好笑。不过以桑音那种胆小的个性来看，他可以威胁他一定要介绍他姊姊给他认识的，并且要他不要将事情说出去。宫辞在心里想道。

“算了！桑音的姊姊根本连个影子都没看到！”搬进来两个星期了，他却不见桑音的姊姊来找他，实在令他有些失望。“明天还要上班呢！”他要自己别想那么多，关上了台灯。

第三章

“差点忘了得交稿了！”桑音从床上跳起来，进入浴室随意梳洗后，拿出了衣柜里的白色洋装换上，走到梳妆台前坐下。她拿起桌上一个月用一次的粉饼及眼影上着妆，然后戴上桌上的那顶长及腰际的假发。

淡淡的妆将桑音妆点得更加美丽，原本稍嫌孩子气的五官，在上了妆之后，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成熟妩媚的风情。

可能是习惯吧！由于出版社近，她总是喜欢拿着原稿到出版社亲自交稿。这对别人而言，或许有点麻烦，但她却不这么觉得。而且每次到出版社她总是穿得十分正式，不似在家中那种小男生样，也算给自己一次漂亮的机会。

拿着稿子走到了阳台，她悄悄拉开了铁门，确定宫辞早已上班去了，才敢踏出门。

“昨天给你的文件，你有没有带来？”瞿骋大步跨入宫辞的办公室里，向坐在办公桌前低头沉思的宫辞问道。

“呃……总裁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”他们只有在私底下才会称呼瞿骋为“老大”，平日都叫“总裁”。

“没听清楚？”瞿骋的脸皱了下来。“我要昨天给你的那份文件！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发觉宫辞最近总是如此。

“昨日的文件？”宫辞开始翻着桌上成叠的文件，企图找出一份用红色夹子夹起来的文件。“我想我忘记带了。”

“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怎么常常发生错误，以前的你不会这样的，有什么事令你烦心吗？”寡言的瞿骋难得一次话说那么多。

“关于那个小弟是吧？”“一半一半啦！”宫辞挥了挥手。“那份文件很重

要吗？”

“很显然的，昨天你带回去没仔细看。”

“呵……被你发现了。”宫辞搔搔头，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。

“明天才要用，但是如果你打算回去拿的话，我也不反对。”

“那好，我回去拿好了，真抱歉。”宫辞拿起了车钥匙，从办公椅上起身。

“以后别犯这种错误！”瞿骋转过身，踏出了宫辞的办公室。

宫辞一边哼着歌，一边俐落地转着方向盘，就在自己所居住的公寓前两百公尺，他发现一抹窈窕的身影，对方穿著一套白色的洋装、趿着白色的凉鞋，慢慢地走着，由背影看来，她实在是像极了她挂在墙上那海报的女主角。

“难道是桑音的姊姊来了？”他雀跃地想着。“回来拿文件真是正确的决定！”

“宫辞放慢了速度，跟在她的身旁。

桑音转过头，发现了宫辞，她吓了一跳，连忙踏着小碎步上了楼。

宫辞见到她看到自己那种惊慌的感觉，他以为她将自己误认为坏人了，于是便将车子靠边停，下了车后，跟在桑音的身旁。

该死！他怎么突然回来了？现在才十点而已呀！桑音有些气恼，并在心中告诉自己，以后别再做这种打扮出门了。

“等等……别害怕……”宫辞安抚着她的情绪，并在她开门之前拦住了她。

“先生……有事吗？”

桑音惊惶失措的表情令宫辞心中起了阵阵的爱怜之心。

仔细看着她如娃娃般的五官，他发现她和她弟弟十分相像。一头如缎的长发，他好想伸手触摸，却又怕吓到了她。而此时，她穿著一件纯白的洋装，更显出她的纤细。

“别害怕！”宫辞露出优雅的笑容。

你想吃了我，我怎么可能不怕！桑音在心中想着。

“你是桑音的姊姊吗？”虽然宫辞已从十分相似的五官判断出来了，但为了表现出他的绅士风度，于是他再度问道。

“是……”桑音点了点头，在心里对装模作样的宫辞扮着鬼脸。

“桑音一个人住在这里，你放心吗？”

“他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时回来看看他就行。”

“你不怕他会变坏？”

“不会的，桑音的个性我了解的，别忘了我是他的姊姊。”桑音从皮包里掏出钥匙，准备将钥匙插入钥匙孔开门时，却被宫辞给制止了。

桑音的眉头皱了下来，露出不悦的表情；她可没忘记现在她扮演的是那个不负责任的姊姊，而不是那个目击者桑音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她的嗓音有些清冷，跟桑音十分相似，而由她的话语看来，她对第一次见面的他印象很差！宫辞在心里想道。

“我是你们的邻居。”宫辞解释自己的身分。

“我弟弟谢谢你的照顾了。”桑音客套地说道，搬到这里几年了，这里的住户每天门户紧闭，根本不相往来，实在没什么好照顾的。

“桑音有没有告诉你一件事？”宫辞柔声问道。

宫辞的声音仿佛会将人催眠一般，桑音不解地看着宫辞。“什么事？”

“桑音要将你介绍给我，你认为如何？”宫辞笑道。虽然他拚命告诉自己别吓到眼前的佳人，但还是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触碰了桑音粉嫩的脸颊。他终于触碰到她了，她是个真实的人，而不是那张海报！他双眸炽热地看着她的脸，再扫到她被衣物包里的背部……他好想拥抱她。

宫辞眼里的火焰令桑音承受不住，她转开了头；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这么看她，令她的心有些怦然，她从未见过他用这种眼神看她。

“不好！”桑音想也不想便拒绝了。

“为何？”宫辞有些受到打击。

“我不喜欢花花大少！”桑音简短地道。

“你没见过我，又怎么知道我花心呢？”宫辞企图扭转她对他的印象。

“感觉可以吗？”她总不可能说她亲眼看到的吧！

“我不接受这种答案！”宫辞霸气十足地说道。

“接不接受随你。”

“我们可以相处看看，那你就可以知道我花不花心了。”宫辞不死心，继续说道。

“很抱歉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想和你相处，如果没别的事的话，请别打扰我，我要进屋里去了。”桑音好不容易打开了门，迅速地闪了进去，只留下宫辞一人站在门口。

他被拒绝了？宫辞生平第一次感到挫败。不过没关系！他的信心又再度燃烧起，国父革命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不是吗？失败为成功之母，而且越难采的果实采到后会更加珍惜。

宫辞的唇角不知不觉露出了个笑容，他知道他喜欢上这个小女人了，而且他也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追到她！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坎坷，他一定会努力的！

“天呀！今天一定不是个好日子，出门忘了看黄历了。”踏入屋内的桑音打了个冷颤，她实在很佩服自己刚才的演技，没有令宫辞起疑。

走入卧室，她开始卸妆，取下了假发，她告诉自己不要再穿这样出去了，免得被对面那头狼给发现了。

隔天一大早，宫辞便来按桑音家的门铃。按了几分钟后，才看到桑音睡眼惺忪的开了门。

“桑音，你姊姊在不在？”

一听到这个声音，桑音所有的睡虫全被宫辞给吓跑了，难道他昨天碰的钉子还不够吗？一定要来这里自讨没趣才行吗？

纵使心中万分不爽，但桑音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，毕竟自己的小命握在人家的手中呀！

“宫大哥早。”她硬扯着笑容说道。

宫辞仔细地注视着桑音的脸，的确，他们两人十分相似，看着桑音的脸，他似乎可以看见她的影子。

“早。”宫辞回过神来，拨了拨桑音头上杂草般的乱发。“刚睡醒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难道要告诉他，自己是被他吵醒的吗？

“你姊姊呢？”

“喔……她喔……她回去了，昨天她也只来了一下而已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宫辞有些失望。“她何时还会来？”

“不知道耶！要等她有空吧！”

“那她住哪里？我去找她。”

“这不太好吧！”桑音摇了摇头，完了，不会这么快就穿帮了吧！

“为什么？”宫辞皱起了眉。

“昨天你和我姊姊发生的事，她都告诉我了，你这样会吓到她的。”好不容易，桑音找了个勉强可以算是“理由”的理由搪塞着。

“嗯……”宫辞点了点头。“那你姊姊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叫桑欣。”桑音随口编了个名字。

“桑欣？”宫辞仔细地思考着，约莫五分钟后，才露出个微笑。“真是个好名字。”

宫辞的话，差点让桑音晕倒！桑欣、伤心，你注定得伤心！

“那给我你姊的电话。”

惧怕恶势力的桑音，说了一串电话号码，而这电话号码当然是……真的，因为如果随便编的话，难保她的小命不保。

“那真是谢谢你了。”

“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桑音勉强地回答。

“等我成为你姊姊的男朋友之后，我会好好谢谢你的。”

“不……不用了……”桑音连忙摇摇手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”

“宫大哥慢走。”桑音看到宫辞离开后，连忙将铁门给锁起来，再窝回房里睡觉。

“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被宫辞与卫翼除掉的程藉之弟——程闪，此刻正把玩着手中的武士刀。其实影帮除掉了程藉对他来说也是有好处的，虽然他是程藉的亲兄弟，但对他来说，程藉只是一个绊脚石而已。有程藉在他就无法当大哥，他永远只是程藉脚底下任他差遣的一条狗。为他如此拚命，自己却得不到半分。而如今程藉死了，他顺利的登上了程藉的位子，接收了他所有的名利、甚至情妇。

转头看着他身旁的女人——夏香，他早已觊觎她许久了；而现在，程藉一死，他所有的全归他——包括女人。

原本他是不会傻得与影帮作对，但是基于程藉是他的大哥，再加上为了平息虎帮反对他的那一股元老势力，他才会派人去调查杀害程藉的人，以巩固他的权力。

“回老大，这是杀害前任帮主的照片。”小喽啰递上了手中的照片。“一个是率领影帮血蛟堂的堂主卫翼。另一个是麒麟堂的堂主宫辞。”

“卫翼？血蛟堂是影帮的杀手组织？”

“是的！据说里面的杀手全是一等一的。”

“那好！就是宫辞了，麒麟堂堂主。朝他身边的人下手。”他用武士刀划过宫辞的照片。

“是。”小喽啰恭敬地弯了下身。

“找几个兄弟好好监视宫辞周遭的人，看他和谁走得最近！我要用宫辞的命来祭我大哥的命。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没事就退下。”程闪命令着。

小喽啰连忙退出和室，顺手拉上了门。

程闪走到夏香的身旁。“你终于是我的了。”他嘴边露出邪淫的笑容，并且一手拉开了夏香的衣服……

“怎么了？一大早就这么高兴？”饶闻晃进宫辞的办公室里，看到宫辞正坐在椅子上傻笑，简直就像个白痴一样。

“一大早就来我这里串门子？”

“当然……顺便看看你到底变成怎么样了，老大叫我们好好注意你。”

“多事！”宫辞低咒一声，看着桌上那张纸条，又露出了笑容。

“什么东西这么好笑？”饶闻走到宫辞的身旁，拿起了那张纸条。“这是哪个‘美眉’的电话？长得如何？”

“还我！”宫辞的眉皱了起来，他不悦道。

饶闻摇了摇头，拿起了宫辞桌上的电话，便拨了纸上的电话号码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别生气！帮你约佳人呀！”电话响了十多声后，终于被接起来。

“喂……”

“我看她还没有睡醒。”饶闻遮住话筒，对着宫辞说道。

“该死！”宫辞抢过了饶闻手中的电话。“喂……桑欣吗？我是宫辞！”

伤心？好奇怪的名字。饶闻在心里想道。

“桑欣……”桑音的睡虫再一次被宫辞给吓跑了，她连忙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今晚有空吗？请你吃饭。”

“没空！”桑音不留情地拒绝了。

站在一旁的饶闻，一看到宫辞的脸皱得像苦瓜一样，想也知道被拒绝了，于是他忍不住爆笑出声。“没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呀！”他调侃着。

“闭嘴！”

饶闻耸耸肩。

“今天没空，那明天呢？”

“没空！”“后天呢？”宫辞不死心继续问道。

“全都没空！”桑音说完便挂了电话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笑掉你的牙！”宫辞将所有的气出在饶闻的身上。

“兄弟，有点风度好吗？又不是我拒绝你的。”饶闻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。
“天涯何处无芳草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

“对了，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虎帮还有余党没清。”饶闻的脸色严肃了起来。

“程藉都死了，那几个小喽啰能成什么大事！”宫辞冷哼一声。

“别太有把握！”

“老大的意思呢？杀了他们吗？”

“必要的话，老大会让卫翼下手的。”

“那不就没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凡事还是小心一点才好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拒绝了，宫辞有些“郁卒”；而饶闻在这里，会令他

的心情更坏。

兄弟十几年了，饶闻当然知道宫辞的想法，他拍拍宫辞的肩。

“看开一点，女人多的是！更何况是喜欢你的女人呢？”

“我只要她！”宫辞淡淡地开口。

“是吗？对她动心了吗？”饶闻了解宫辞，纵使宫辞有多么喜欢女人，但他从未听过宫辞说出这种“宣誓”般的话，女人对他而言不过是生活的调剂品。

“嗯。”宫辞点点头。“没什么事你就出去吧！不然我们职位相当，我桌上的文件你搬一些回去。”

“去！”

这两个星期以来，宫辞天天打电话给“桑欣”。有时一通，有时一天四、五通，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？“女人怕缠”！虽然他从未做过这种事，不过那是因为没有机会做！而现在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印证这句话的真实性。

“铃……”

拜托！不要又来了！桑音看了下闹钟，十一点。天呀！这正是她好睡的时候。

“喂……”她有些微愠。

“桑欣吗？是我！”

“我知道是你。”桑音觉得自己快疯了。

“那就太好了，今天有没有空？一起去看电影？”

“没空！告诉你，我天天都没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那我明天再约你好了。”

天呀！她都快被他的电话轰炸给炸疯了，还打！

“宫先生，难道不知道有一句话叫‘知难而退’吗？”桑音忍不住提醒宫辞。

“哦？那四个字我知道，而且我也会写，但是我一向不崇尚那四个字的，我的座右铭是‘失败为成功之母’。”

“shit！”桑音咒骂着。

“小姐说脏话不太好。”看样子，桑欣已经快被惹毛了，宫辞有些高兴。

“干你何事！”

“当然干我的事了，我可不希望你变成我的女朋友后，说出这种话，而且这也不太适合你。”

“算了！我答应赴约好了。”看样子，他是打算缠定自己了，不答应行吗？

“真的？”宫辞高兴地问道，她被自己的诚心给感动了，他在心里想道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家在哪里？下班后我去接你。”

“不用了！我五点半到我弟那里，你回你家后，再按我弟家的电铃就行了。”

桑音的声音有些冷淡。

“那好吧！晚上见。”宫辞倒一点也不以为忤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。”桑音从床上起身，打开了衣柜，拿出了件有些透明的白色丝质上衣。再挑了件绒布短裙换上后，便坐在梳妆台化妆，而且还换上

了长假发。

不一会儿，电铃便响了起来。

桑音踩着碎步，开了铁门。

“你很准时。”

“当然！”宫辞看着上了浓妆的她，露出浅浅的笑容。

“你化浓妆也很好，但是我比较喜欢你化淡妆。”他将手中的花束递给了她。“桑欣，送给你。”

“谢谢！”桑音微笑地接过了那一束紫色郁金香。“要去哪里吃饭？”

“小弟弟不在吗？”宫辞问道。

“他和女朋友出去了。”桑音找了个花瓶，将花放了进去。

“走吧！我请你吃牛排。”宫辞搂着她的腰，赞赏地看着她娇小的身段。微翘的臀部包裹在黑色绒裙里，露出修长白皙的大腿，也展现了她姣好的身段。

桑音对宫辞的举动有些不习惯，但还是强忍了下来。

“你好瘦。”宫辞皱起眉，他推测桑欣的腰可能只有二十二吋而已。

“还好。”

“吃胖点，我不喜欢像竹竿一样的女人。”

“你以为我就愿意让你喜欢吗？”桑音给了宫辞一个白眼。

“你是想说你很倒霉是不？”宫辞搂着她下了楼。

“当然！难不成我该感谢自己的幸运？”桑音反问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”宫辞替她拉开了车门后，绕到一边上了车。

“讨厌就是讨厌！”桑音坐上了车。

“是吗？”宫辞不怒反笑。“别人说：打是情、骂是爱！你讨厌我代表你以后会爱上我，好加在！我还真怕你对我没感觉哩！”

天呀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厚脸皮的男人呀！桑音转过了头，要不是因为自己胆小，她才不会和宫辞出来吃什么饭呢！她气嘟嘟地想着。

“在想什么？是在想我的坏话是吧？”看她整个脸气鼓鼓的，宫辞不用猜也知道桑音在心里想些什么。“是呀！”桑音坦白道。

“真不可爱！”宫辞发动引擎，慢慢地开着车。

“我已经这么老了，别用‘可爱’两个字来形容我。”

“在我看来不会呀！我不觉得你老，配我刚刚好。”

受不了！桑音偏过了头，看着车外的街景。

“你今天穿这样很好看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只不过我不喜欢而已，以后别这么穿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凭什么管我？”桑音转过头，不悦道。

“为什么？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穿得太暴露，你只有我能看而已！至于我凭什么管你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是你的男朋友！”

“真是嚣张呀！你不认为你的独占欲太强了些吗？更何况你何时变成我的男朋友了？那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而已。”桑音还没忘记那天晚上，宫辞怀里的女人所穿的衣服，比她暴露数倍咧！

“独占欲？”宫辞再次笑了，在红灯前停下车，看着她气鼓鼓的脸颊，忍不住伸手去碰触。

宫辞的动作令桑音愣了下，脸迅速地燥热了起来。

不知不觉的，宫辞看得有些痴，她脸颊上那抹红晕将她妆点得更加迷人。

叭叭……已经是绿灯了，宫辞还不开车，他身后的车辆不耐烦地叭了他几声。

“开车了。”桑音提醒着。

“嗯……”宫辞将车子开到了气氛不错的牛排馆，将车子停在停车场里。下了车，替她开了车门后，搂着她进入那家牛排馆。

“宫先生。”服务生一见到是宫辞，连忙有礼地弯了九十度的腰。由服务生的反应看来，桑音猜想宫辞常带女人来这里用餐。

“嗯。”宫辞淡淡地应道。“我要的位置？”

“帮您订好了。”服务生领着宫辞上了二楼，走到最后方、靠窗、灯光有些幽暗的位置；四周还布置了些青翠的树木，以阻隔别人的视线。

宫辞放开了她的腰，拉开了她的椅子，让她坐下，自己则坐在她的对面。

“想吃些什么？”宫辞拿起了服务生手中的 Menu 递给了她。

吃一顿饭有必要这么讲究吗？桑音在心里问着。接过 Menu，随便点了个沙朗牛排。

再瞄了价格一眼，她差点吓了一跳，一客牛排要一千五？天呀！她将 Menu 还给了宫辞。

“两客沙朗牛排、八分熟，还有，再拿瓶红酒来。”宫辞合上 Menu，还给服务生。

“这里气氛不错吧！我常来。”宫辞笑道。

“看得出来你常来。”晕黄的灯光、美丽的夜景、钢琴传来的优美旋律，气氛是很好。

“一直没问你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不说行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不勉强。”

不一会儿，服务生将宫辞所点的东西放在桌上。“请慢用。”他退了下去。

宫辞打开了红酒，倒了些在透明的高脚杯里。“红酒，女人最适合喝了。”他将高脚杯放在她的面前。“谢谢。”桑音点了点头，拿起了刀叉，切了一小块的牛排放入口中。

宫辞也拿起了刀叉，慢慢地享用着牛排。

桑音喝了口红酒，感觉滋味甜甜的，和自己平常喝的啤酒不同。“这很好喝。”

桑音露出了个甜甜的笑容。

“是吗？”宫辞看到她的酒杯已空了，替她斟满。“别喝太多，红酒的后劲很强的。”

“会吗？”桑音吃了口牛排。“你怎么才吃一点而已？不饿吗？”

“看你就饱了。”宫辞笑笑。

宫辞的话令桑音的心跳加快，她感觉自己对宫辞的心防正在消失……有些不好意思的桑音，拿起了酒杯再喝了口红酒，企图掩饰自己心中的紧张。

宫辞发现她一直在倒着红酒，连忙说道：“这会醉的。”

“不会的！”桑音眨了眨迷蒙的双眼，露出了妩媚的笑容。

该死！她醉了！在看到她脸上那种勾魂的笑容时，宫辞突然有此认知。因为清醒时的她是绝对不会对他露出那种蛊惑人心的笑容的。

“别喝了。”宫辞从椅子上起身，走到她身旁。“我们回家好吗？”他的唇在她的耳畔说道。

宫辞沙哑的声音由桑音的耳畔传来，令桑音有些着迷；她勉强地从椅子上起身，但却有些力不从心。她感到眼前的景物在转动着，她的头有些晕；唯有靠在宫辞的身旁，她才能勉强地站起来。

“该死！”宫辞咒骂了声，她的身体轻轻靠着他，他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，他快要把持不住了。

“宫先生，有什么事要我为你服务的吗？”服务生走了过来，想接过宫辞怀中的桑音，却被他凌厉的眼神给逼退了一步。

“不用了！帮我结帐就行了。”宫辞从皮夹里抽出信用卡，递给了服务生。

“是。”服务生接过信用卡，下了楼替宫辞结帐。

宫辞脱下了西装外套，让她穿上；一百八十多公分的宫辞，他的外套穿在她的身上简直可以遮到膝盖了。

他轻而易举地打横，一把抱起她。他根本不在乎有多少视线在注视他们，直接走下楼去，服务生已拿着宫辞的信用卡在门口等待了。

“谢谢光临。”服务生拉开了门，弯着腰说道。

宫辞走向自己的车，开了车门，让她坐在前座，才上了车。

看着手中的安全带，宫辞再度咒骂了声，这分明在考验他的自制力。他拉起了安全带轻轻刷过她的胸脯，努力地扣上。

“真是磨人呀。”宫辞苦笑着，替自己扣上安全带后，才发动了引擎。

第四章

到了公寓一楼，宫辞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，发现她已沉睡。“真不怕我是只狼？”宫辞解开了她的安全带，抱起了她，放在自己的腿上；他的唇慢慢低了下来，沿着她的眉，一直到了她红艳的唇。

他轻咬了她的下唇，深深吻住了她，红酒的味道由她的唇里传到他的；他的舌撬开了她的，大胆地与她嬉戏，同时也加深了这个吻。

桑音嘤咛了声，全身燥热起来。

随着宫辞的吻，他的大手也不停地抚着她娇柔的身躯。

下腹的亢奋提醒了他，他必须停下来，否则他真会在这里要了她。他万般不愿地放开了她。“这一次先放过你。”他轻声在她的耳畔说道。

下了车，他抱起了她上楼。从她的皮包里找到钥匙，帮她开了门。

脱下她身上的西装外套，他拿着西装离开，他必须马上回去冲个冷水澡替自己降温才行，他苦笑着。

宫辞一踏入自己的屋里，便看到了饶闻。

“怎么这么有空？”他走到了卧室，拿了件浴袍，走入了浴室冲着冷水澡，唉！冬天的夜晚冲冷水澡简直是自虐呀！

“不问我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有什么好问的，那种烂锁你只要一根铁丝就可以开了，不是吗？”宫辞的声音从浴室传来。

“你实在太抬举我了。”饶闻露出了笑容，等到了宫辞身穿浴袍从浴室里走出来后，他才缓缓说道。

“你刚才在车里所做的事，我在阳台上全看到了，趁小姐昏迷做这种事不太好吧？而且你也不像这种人。”他戏谑地说道。“不过以你那么快就将小姐抱上楼来，我看你什么也没做吧？只是偷偷吻她是不是？”

“闭嘴。”宫辞不悦地道。“你想知道我有多讨厌你那张嘴吗？要不要试试看？”

“试？那就不必了！”饶闻的眼由宫辞的头往下审视着。“原以为你会在小姐的屋里待一段时间呢！没想到这么快就进屋里来了，瞧瞧你身上的火气以及刚才去冲冷水澡的举动，铁定是欲求不满，是吗？”

“我叫你闭嘴，不然我的拳头就要挥出去了！”宫辞最看不过的就是饶闻那张比他斯文、俊逸的脸了，以及那张喜欢揶揄人的嘴。

“拳头就请你收回去吧！不过我得到一个消息，得警告你才行。”

“不会又是虎帮吧？”

“没错！”“那只是几个小喽啰而已，不成气候的。”宫辞无所谓地说道。

“是吗？据我们的消息指出，虎帮那些小喽啰打算找你下手，你得小心点才行。”

“找我？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双！”凭那几个小喽啰？我宫辞还没放在眼里呢！

“你太有把握了！那个小姐和你什么关系？”

“她？我喜欢的女人。”宫辞避重就轻地回答。

“最喜欢的女人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会娶她吗？”

“不一定。”

“去！什么都不说，真没想到你会喜欢那种女人。”饶闻哼了声。

“我的喜好不用你来批评。”

“不过我挺喜欢她的，如果……”饶闻的话还没说完，便被宫辞眼中那抹凌厉的光芒给震慑住了。

“你——作——梦——”宫辞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字由他嘴里说出来，仿佛就像寒冰一般。

“别忘了，女人如衣服。”饶闻仿佛故意激怒宫辞一般，不怕死地继续说道。

“衣服？要看是哪一件！昂贵的当然我自己留着，而会给你的，当然就是不要的。”

“不要才给我？如果我坚持要那件贵的呢？”“那你就等着吃我的拳头吧！”

“是吗？真那么狠？”

“何不试试？”

“算了，你的我全不要可以吧！记住我的话，我要走了。”饶闻露出一抹笑容，大步离开了宫辞的家。

虎帮？当晚宫辞躺在床上，一夜未眠，仔细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个令人深

恶痛绝的烂帮派。

翌日。

桑音睡到晚上八点才起来，没想到红酒的后劲会那么强，现在她的头还在隐隐作痛着。

桑音小心地取下了假发，随便拿了件棉质的衬衫、短裤和内衣，便走入了浴室冲洗。

脱下身上的衣服，照了镜子后，她才发现——自己上半身全是青青紫紫的，而唇则有些红肿，仿佛就像被人用力吸吮过一般……

“该死！”桑音咒骂了声，她的脑海只记得那时红酒一杯杯下肚而已，她也记得宫辞曾劝过她少喝点，免得喝醉了……

他不会趁着我喝醉来偷袭我吧？桑音看着镜中的自己。但别人不是说第一次会痛吗？她的私处根本不会痛也没有流血，那可见……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喽？只是他趁她喝醉时偷吻她而已？

奇怪？桑音低头想了想，为何自己嘴里死命地咒骂宫辞，但心里却是喜孜孜的呢？她明明知道自己很讨厌宫辞的，但为何心里的感觉却是相反的呢？

不会吧？她不会爱上了那个花心的男人吧？她不是个小白痴，以自己的反应来说，她可以明白地知道自己对宫辞的感觉，更何况，她又是个画少女恋爱漫画的、一个连三流漫画家都称不上的漫画家呢！

“惨了！真该死！谁不爱，竟然爱上了他。”她的脑海里隐约浮现了她的身子，宫辞抚摸的感觉。唉！自己真是“色女”！她在心里想道，她竟然爱上了那种被宫辞拥抱的感觉了。

但宫辞可能爱她吗？桑音皱眉沉思着。由宫辞对她霸道的态度来看，他是喜欢她的，就如同他喜欢其它女人一样，在心中并没有任何的分量存在，可有可无，少了一个，再找一个递补就行了。

“真该死！”她在心里咒骂自己和宫辞上百遍。对方是个“调情圣手”，而自己则全然无任何经验，了不起只能算是“纸上谈兵”而已。而她一生中最大的壮举可能就是和几个朋友到录像带出租店租了五、六支“限制级”的带子回家看，那时，原本她是百般不要的，但基于好奇心和朋友的淫威之下，她还是屈服了。那时朋友为了怕她逃跑，还硬是让她坐在最前面，令她想偷溜都不行。

“自己真的那么喜欢宫辞吗？”桑音强迫自己去想宫辞的坏、宫辞的贱、宫辞的花心，但是她发觉自己并没那么讨厌那样的宫辞……

“该死的桑音，你是沦落了。”桑音抚着镜子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道。算了！如果宫辞只打算和她玩玩的话，那她也认了，既然无法割舍的话，那就承受吧！

桑音叹了口气，转开了开关，让莲蓬头的水由她的身上浇下。

“你姊姊呢？”在桑音打开了铁门后，宫辞便大步地走入了桑音家中的客厅，对着身后的桑音问道。

“我姊姊？”

“是啊！昨晚她喝醉了，是我送她回家的。”宫辞微笑道。“她现在呢？还在睡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她……一点多就离开了。”

桑音的话，令宫辞的眉皱了下来。“你姊姊说你昨夜在女朋友家里过夜

是不是？”

桑音大力地点头。

“小小年纪，不可以做这种事的！”宫辞摇了摇头。“别忘了，你和你女朋友都还未成年，对方可以告你的。”

“我女朋友她爸妈不会怎样的……”桑音露出个呆呆的笑容。“更何况，宫大哥，我们有避孕，我女朋友不会怀孕的……”

“真是！”宫辞走到桑音的身旁，敲了桑音的头。奇怪，他怎么在桑音的身上闻到属于桑欣身上的幽香呢？

宫辞摇了摇头，将这点归咎于自己的错觉。

“你昨夜几点回来？”

“宫大哥，我今天才回来的。”

“真是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！”宫辞又敲了桑音的头。

好痛！把我当他家的狗吗？

“那你姊姊有没有好些？”

“有！”桑音大力点头。

“那就好！那我就放心了。”宫辞抚了抚桑音柔软的短发。

“宫大哥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可不可以别摸我的头？”

“未成年就是小孩子！”宫辞凌厉的眼扫了桑音的身材，令桑音害怕地退了一步。

“看看你那种肉鸡的身材，我真不懂你的女朋友怎么会看上你的？全身上下都是排骨，连个肌肉都没有！”“小……小如喜欢我的体贴……”桑音撒着谎。

“桑音，你还是很害怕我是不是？”

“我都说会放你一马了，你也太胆小了点。更何况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，你是我女朋友的弟弟。”

“是吗？”不知怎地，桑音只要以“桑音”的身分出现在宫辞的面前，她就会全身发抖；但用“桑欣”的形像出现的话，她就不会那么紧张了，反倒可以很冷静地面对宫辞。

“当然！”

“谢谢宫大哥！”

在约会数次后，桑音和宫辞的关系大有进展。宫辞约她时，她也很少拒绝；除非是真的有事，才会回绝宫辞。

这样的情形也令宫辞很高兴，她已经渐渐接受他了，不似以前那么排斥。而他也曾试探地吻了她的脸颊，他发现她并没有拒绝。所以他找到机会就常摸摸她，亲亲她。

而为了“方便”起见，宫辞总是带她到VIP室，这样才能做一些较亲密的举动。

其实被人看见他们的举动时，宫辞总是大方地对着注视他们的人笑着，一副“贱贱”的嘴脸。但相反的，他发现她因为害羞的关系，总是有些不习惯，所以他很“体贴”地在他们常去的高级餐馆开了间VIP室。

而他们相处的情形就如现在一样。

“欣……”宫辞啜了一小口威士忌，搂着坐在他身旁的她，以嘴对嘴的方式，将威士忌送入她的口里。

“咳咳……”桑音推开了宫辞，捂着嘴，猛咳着，威士忌刚入喉那种热

辣的感觉令她有些难受，而她的胸部正因她的举动而上下剧烈起伏着。

“很抱歉……难受吗？”宫辞轻拍她的背。

桑音摇摇头，仍旧猛咳着。

宫辞递了杯水给她。“欣……喝口水，会舒服点。”

“谢谢。”桑音喝了口水，发现没有那么不舒服了，于是对着宫辞露出微笑。

“不客气。”宫辞抱起了她，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，单手搂着她的腰，低头吻了她红艳的唇。

“宫辞……”桑音嚤咛了声。

他的舌伸入她的口里与她的舌嬉戏，而桑音只能被动地承受宫辞带给她一波波的震撼。

宫辞的唇移到了她的颈项，挑逗地吻了它，手也随着他的动作，拉开了她的衣服，伸了进去。

“够了……宫辞……”桑音的手无力地推拒着，她觉得浑身就像火在烧一般，而那个火焰就是来自宫辞。

“不够。”宫辞摇摇头，解开了她衬衫的扣子，单手拥着她，另一手则绕到她背后，挑开了内衣的钩子。

褪去了她的内衣，一大片雪白的酥胸在他面前展露。宫辞的眼深沉了下来，而桑音则有些害怕地企图遮掩。

了解了她的企图，宫辞将她放在地上。

“宫辞……不要……”

“乖……”宫辞像安抚小孩一般，安抚她有些恐惧的情绪。他的手沿着她的颈项一直到达她粉色的蓓蕾，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揉捏着那瑰丽的地带，随后便送上了自己的唇。

他嚤咬着她的蓓蕾，时轻时重，不停地用力吸吮着。

砰！

忽然间，门未敲就被打开了。

“辞，我刚和朋友来这家餐厅用餐，服务生告诉我你在这里……”谢雅花的声音随着眼前的景象而消失了。刚才她心血来潮，和两个朋友来到了这家餐厅，由于与宫辞常来的关系，服务生看到她来便告诉她宫辞也来了，但一时忽略了宫辞也带女伴。宫辞迅速地从她身上起身，拿起了她的衬衫盖住了她，而桑音则躲在宫辞的身后穿衣服。

“出去！把门关起来。”宫辞站起身，不悦地说道，好不容易有一亲芳泽的机会，却被谢雅花给破坏了。

“辞……你怎么可以这样！你说过最喜欢我的……”谢雅花指控着。

迅速穿好衣服的桑音，站了起来。面无表情地找了张椅子坐下。

“雅花，出去！”宫辞再说了一次，转头看着面无表情的她。坦白说，他宁愿她像别的女人一样，对他又叫又骂，也不要她冷静成这样，还可以面无表情地吃着已经有些冷的牛排。

“不！”谢雅花搂住了宫辞。“辞，别这样……你知道人家最爱你的……”

“你先回去好吗？我有空再打电话找你……”宫辞安抚着谢雅花的情绪。

而桑音只是冷眼看着眼前这一幕。新欢与旧爱同时出现时，男主角要如何做？

原本她就知道宫辞很花心了，但没想到他对每个女人都一样。桑音此

时有些庆幸，幸亏没给自己太大的希望，以为宫辞虽花心但对自己还挺特别的。

“不！你已经两个月没找我了……”谢雅花呜咽地哭泣。“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……而那个女人就是她？”她纤细的手指着桑音的方向。

“别说了……”宫辞此刻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谢雅花给丢出去，并且要餐厅的老板好好惩罚那名多事的服务生。

“不！我不准！”谢雅花不停地搥打着宫辞，豆大的泪水流了下来。

“别闹了！”实在是受不了的宫辞忍不住吼出声。“听话，快回去。”他警告地对谢雅花说道。

“我不回去……”谢雅花放开了宫辞，走到桑音的面前。

“都是你这个狐狸精！贱女人！要不是你，辞怎么可能对我这么冷淡！”

“奇怪？这关我什么事？要找，你也应该找宫辞才对。”

“欣，别生气。”

谢雅花看着宫辞对那女人万般呵护，一股怒气便升起。谢雅花揪住了她的领子，用力甩了她一巴掌。

“住手！”宫辞发现谢雅花的企图时，已经来不及了！

桑音抚着疼痛的左脸，那疼痛的感觉就像被烈火灼烫一样，由她的左脸慢慢散了开来……

“关我什么事！”桑音反手挥了谢雅花一掌。“要打也应该打宫辞才对，真是笨女人！”

谢雅花可怜兮兮地抚着脸颊，扑到了宫辞身上。“辞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她刚才打了人家……帮人家报仇……”她哽咽道。

“欣，你有没有事？”懒得理身上的八爪鱼，宫辞转过头对着她说道。

“你说有没有事？”桑音忿怒不已，平白无故挨了一巴掌，谁会没事的？抓起了桌上的皮包，她大步离开。

“桑欣……”

“辞，那个女人有什么好的，别理她！”谢雅花硬是使出浑身解数留住了宫辞，她才不会傻得让宫辞离开她身边呢！

“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说过你最喜欢我的？”

“闭嘴！”

第五章

出了餐厅的桑音，随手叫了一部出租车便上了车。

那个该死的宫辞，她可以不计较以前他的风流帐，但这些女人实在太过分了……她气忿地想着。

“小姐，要到哪里？”老实的出租车司机一看到桑音坐上车到现在已经过两分钟了，但还不见她开口，于是连忙问道。

“到我家啦！”桑音说道。真是笨司机！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，就连长相非常忠厚老实的司机也被桑音看成了作奸犯科的大坏蛋。

“但你没说你家住哪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“是喔……”桑音说了家里的地址后，出租车便发动了引擎。

桑音要出租车司机在离她家公园的前一百公尺停车，付了车钱后，桑音慢慢地徒步走回家。

上了楼，从皮包里掏出了钥匙要开门时，隔壁的宫辞已早她一步开了门，将她拖入他家里。

“做什么啦！放手……”桑音用力拍打宫辞的胸膛，企图挣脱他的怀抱，不料宫辞却越抱越紧，几乎令她透不过气来。“放手……”

“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去哪里了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”宫辞脸色沉暗。

当他好不容易甩掉谢雅花追出去时，却发现她已坐上出租车先行离开了。

于是他匆忙结了帐，回家后，就一直拨着桑音家的电话，但始终没人接。于是他又出去按了对面桑音家的电铃，想向桑欣的弟弟问问看她有没有回家，但也没有人应门。

浮躁的他，就这么坐在客厅里喝着酒直到他发现有人上楼，开门察看；一发现竟是桑欣，他便二话不说，霸道地将她拉入了自己的房子里。

“关你什么事！放开我！”桑音的心情还处于极度不悦当中，没法强迫自己要好声好气地对待宫辞。

“关我什么事？”宫辞冷着脸看着她。

“当然！你以为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去哪里还得向你报备是不是？”桑音好不容易使出了全力推开了宫辞，转身就想走出客厅。

突然，宫辞笑了。

“有什么好笑？”桑音火大地转过头对宫辞吼，天知道他的笑声有多么地刺耳、多么令人痛恨吗？

“你在吃醋吗？”在了解桑欣对他并不是全然无动于衷时，他开心地笑了。每次她和他约会时，并没有表现快乐的雀跃模样，令他还有些担心。或许谢雅花在餐厅的出现，并不全然都是坏处呵！

“吃醋？”桑音瞪着宫辞。“收起你那令人恶心的笑容，要我吃醋，等下辈子吧你！”

“是吗？我怎么闻到好酸的味道？”

“奇怪！我怎么闻不到，我看是你鼻子有问题吧！”桑音不再理会宫辞，拉开了纱门，便要离去。但宫辞却拦腰抱起她，大步跨向自己的卧室。

“做什么啦！快放手！”气忿的桑音，用力咬了宫辞的手臂。

宫辞哼都不哼一声，任由着她咬他。

桑音更大力地咬着，直到他白色的衬衫沁出血渍才停了下来。

“你不痛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宫辞根本不在乎她的举动。

“我管你痛不痛！”桑音虽是讲得如此不在意，但是眼神仍旧不由自主地瞟向宫辞被她咬伤的那只手臂。

“说谎！”宫辞转过头，看着墙上所挂的海报。“这是我从你弟弟那里要来的，我很喜欢它。”

要来的？何不说是勒索来得快！桑音的眼中迸出怒火。“看你的表情有些不以为然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你知道吗？我看到这张海报后，就对你一见钟情了！”

“是吗？那是你的事。”

“真是冷淡的女人，怒气还未消吗？”宫辞坐到床边，抚着她白皙的脸颊。“你知道吗？我只爱你而已。”

“说谎的男人！”桑音虽如此说，但听到宫辞的话，一颗心还是剧烈地跳着。

“你才是说谎的女人！”宫辞抱住了她。“明明在乎得要死，却又死鸭子嘴硬。”

“谁死鸭子嘴硬了？放开你的手，别想乘机毛手毛脚。”

“目前为止我是动到你的手而已，等一下说不定真的会动到你的脚呢？”宫辞意有所指地说道。

“色狼！”

“我记得你很喜欢我如此做的，而且根本都没看过你拒绝……”搂住她的大手由她的腰慢慢往上移，不停在她的胸脯上摩挲着。

“不要！”桑音的小手握住了宫辞的手，拒绝的企图非常明显。

“你不要？可是我要。”宫辞的双手握住了她小巧的胸脯，令她痛呼。

“好痛……”

“你刚才咬我也是这么痛的。”宫辞邪邪地笑了，将她推倒在双人大床上。

“我说过我不要……”桑音正想找“借口”拒绝时，却被宫辞给识破了。

“你别告诉我你今天‘生理期’来了。”

“是呀！”桑音抬高下巴，不悦道。

“我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这不就是求证的最好方法了？

“不要！色狼……”桑音还未骂完，便发出一声惊呼声，宫辞将她的窄裙拉高，露出了她平坦白皙的腹部，褪下了丝袜，拉开了她的双腿，手伸入了底裤里，探着那美丽的幽境。

“说谎要付出代价的！小红帽！”他满意地露出一抹笑容，手伸了回来，褪去了自己的衣物，全身赤裸地站在她的面前。

“不要！”

“别拒绝我，我知道你也想要的。”宫辞压上了她，制住她的双手，开始解着她的钮扣，褪去她的窄裙和底裤。

“乖！听话！不然我等一下会好好的惩罚你哦！”宫辞的舌逗弄着她的耳垂，并不时地吹着气，令她不停轻颤着。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惩罚你吗？那就是令你三天三夜下不了床！”宫辞露骨表示，令桑音的脸红了起来。

“了解了吗？”他低头吻住了她，手挑开她背后的钩子。

“我很……怕痛的……”桑音小声地说道。

桑欣的话，令宫辞了解到她未经人事，于是他点了点头。“我也很怕痛的！”

他开玩笑道：“等会儿别把我的背给抓伤了。”

“讨厌！”桑音害羞地说道。

“你的讨厌会让我以为你是喜欢呢！”他的唇吻肿了她的唇后，才不舍地往下移动。

“你是我的！别忘了。”他的舌滑过了她美丽的曲线，吻住了其中一个美丽的蓓蕾，并不时地轻咬、吸吮时，手也不放过另外一个。他的手指不停地逗弄、揉捏着，感觉它逐渐硬挺了起来。桑音轻皱着眉，双眸有些蒙眬，长发凌乱地散在胸前，宫辞的举动令她不停轻喘着。“真是美丽。”宫辞赞叹了

一声，她虽不丰满、骨感十足，但却是最吸引他的一个女人，他从未如此迷恋一个女人的胴体到这种地步。

手离开了她的胸部，移向她平坦的腹部时，敏感的桑音轻颤了下，嚤吟出声。

“辞……”

“乖……”宫辞的唇顺着自己修长的手移到了她的腹部，并来回画着圈。

桑音难受地弓起了身，嘴里不停地喊着宫辞的名字。

宫辞黝黑的眼看着那幽密的地带，他再度笑了。

他伸手移往了她大腿的内侧，中指不停按着她美丽的核心，而宫辞大胆的举动令她惊呼出声。

“没什么好怕的！”他安抚着她的情绪，手还是不停地动着；不久，他拉开了她因为紧张而紧夹起来的双腿。

“欣，你知道我好爱你，你也和我一样吧？”他的目光灼热地看着那最美丽的地带，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，想立刻占领它。

“嗯……”宫辞的目光，令她害羞地闭起了眼。

他的舌取代了他的手，不停地肆虐着那核心。“我不接受你这个仿真两可的答案，快说你爱我！”他命令道。

“我……”宫辞怎么做得如此的大胆，桑音抓紧了棉被，弓起了身子，那甜蜜的折磨令她难受地流下了泪水。

“你怎样？快说！说你爱我……”宫辞更加深了自己的接触。

“我……我爱你……辞……我爱你……”桑音断断续续道。

“我也很爱你，你要记得……别离开我……”他的手抚着她的核心，感觉已经湿润了，才置身在她的双腿之间。

“忍着点！”他的坚挺慢慢地刺入那潮湿的地带。

“痛！”桑音痛呼着。

“一下子而已。”宫辞说完，臀部用力地向上顶了下，他的坚挺刺破了那小小的屏障，完完全全地进入那狭窄的女性私处里。

“好痛……”桑音不停哭喊着，泪水流了下来。那灼热的坚挺强硬地进入私处，令她的私处剧烈地疼痛着。

“别哭……”他拭去了她的泪。本能的，他缓缓地抽离，又用力地刺了进去、一次比一次深。他原想慢慢来的，但是在她体内的感觉太甜美了，他实在无法克制自己。

“嗯……”宫辞在她体内剧烈的撞击着，桑音感觉到原本疼痛的感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言喻的快感。那种快感令她发出了呻吟。

桑欣的呻吟令宫辞了解到她的感觉，于是他搂住了她的腰，并且不停刺入她的私处……

激情过后，桑音擦去了宫辞额际的汗水：“很累吗？”她万般娇羞道。

“不会！很舒服。”宫辞邪恶地笑着，翻过了身，搂着她的腰，抱起了她，她优美的女性曲线正紧紧贴住他刚毅有力的男性身体。宫辞的手轻轻在她的背部游走着。天知道他多想触摸这美丽、光滑的背部……

“是吗？”桑音露出了微笑。

“当然……”要不是念在她第一次的分上，他一定会再狠狠多要她几次的。

他在心里想道。“倒是你，累吗？”

“当然累。”桑音的头枕着宫辞的胸膛说道。

“还痛吗？”“痛呀！”桑音俏皮道。

“那我帮你看看好了。”宫辞的手作势就要往她的大腿抚去，却被她给握住。

“别乱摸！”

“我刚才就全摸过了，而且说不定你的身体我会比你更熟悉。”宫辞戏谑道。

突然，桑音的眼神黯了下来，贴着宫辞的胸膛不再说话。

“怎么了？”宫辞关心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桑音摇了摇头。

“别想骗我。”宫辞警告道。“有什么事，你就说吧！”

“那好，那是你说的。”桑音深吸了口气，从宫辞身上坐了起来。“我们何时结婚？”她用着复杂的眼神凝视着宫辞的眼。原本她以为自己可以淡然的，但她发现自己做不到。

桑音也知道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，而以宫辞的个性来看，他不可能给她任何的承诺。同时，她也了解到这句话一说出口会有何种下场，她可能会失去他——

宫辞愣了愣，而桑音见到宫辞的表情后，有些自嘲地笑了。

从宫辞的身上起身，忍着下腹跟双腿的疼痛，她缓缓下了床，拿起了自己的衣物穿上。而宫辞则随便套了件浴袍，从床上跳了下来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宫辞慌张地拉住了她的手，他会有呆愣的表情是因为他没想到她会说出这种话来，令他一时反应不过来。并不是嫌恶她，其实他高兴都来不及了。

“回家！”桑音淡淡地说道。

“不准走！”宫辞拉住了她的手。“我没有说不娶你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难道你就不能信任我一点吗？”“认真？你对几个女人认真过？”桑音的话带有些许讥讽。

“没有！只有对你一个而已。”宫辞抱紧了她们，他好怕失去她。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下个月就结婚，距离现在还有三个星期。”而在这三个星期里，他会先拆下那颗不定时炸弹——虎帮的小喽啰，以免他们伤害到他最心爱的人。

“别骗我！”桑音摇着头。

“该死！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，我没有骗你！”宫辞忍不住吼了出声，他的举动吓到了她。

“对不起！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发现她有些畏惧，宫辞连忙道歉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！不马上结婚是因为我有点事要办，相信我，我们下个月就结婚，在这之前，我会带你去见见我那几个烂兄弟的，欣，你知道我是在做什么的吗？”

“他一直想和她说，但又怕吓到她。”

桑音原本想点头，想到了自己是以“桑欣”的身分知道的，于是又连忙摇了摇头。

“你发誓知道后不能有离开我的念头。”宫辞抱起了她回到床上，他真的好害怕就此失去她。

“我发誓……”桑音亲吻了宫辞的脸颊，知道他是真心爱她的。

“听过‘瞿氏企业’吧？瞿骋是我们的老大。我们原本是黑社会，但老大建立了‘瞿氏’后，我们便漂白了，不过以前的仇家还是会找上门来。”宫辞简单地说道，并注意着她的反应。

“嗯……”

“看你没什么惊讶的表情，你知不知道你都快变成黑道大哥的女人了？”放下心后，宫辞忍不住取笑道。“你是吗？”

“不！”宫辞摇摇手。“当然不是，我已经漂白了！我白天的身分是——‘瞿氏企业’的副总裁。”他有些自傲地道。

“白天的身分？”桑音有些疑惑。“那你晚上的身分呢？”

“晚上兼差当牛郎！”他开玩笑道。

“去！”桑音咒骂了声。

“看来我被你的外表骗了，没想到你的粗话说得那么溜。”宫辞皱着眉说道。

“你真的兼差？”桑音问道。

“是呀！兼差当你的牛郎和情郎，使用者付费，等会儿别忘了要缴钱给我。”

宫辞微笑道，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下。

“我使用你？”桑音哼了声。“别说笑了好吗？为什么不是你付给我？”

“你缺钱吗？”

“当然不！但我要知道原因。”

“那好吧！累的可是我，所以我向你酌收一点费用也不为过吧？”宫辞换上了一副苦瓜脸说道。“原来你想白玩？”

“但痛的可是我。”桑音忍不住吼道。

“别生气！生气很容易老。”

“那好，你要我付多少钱？我存在邮局的总财产才四十三万两千三百二十一元而已。”

“这么少？这点钱怎么可以向我要求特别服务呢？”宫辞皱起了眉。

“我看是你向我要求吧！”桑音拍拍宫辞的颊，戏谑道。

“怎么办？你的钱不够‘买’我？”宫辞问道。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这样好了，我想到一个折衷的好方法了。”宫辞露出了微笑。

“什么好方法？”

“让你当黄脸婆，每天努力做家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桑音伸出小手捏了宫辞的脸颊。“我可告诉你，别想娶一个‘煮饭婆’，我家事没一样行的！”

“痛……”宫辞拉开了她的手。“那好吧！就罚你永远不能离开我好了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“对了，你弟弟怎么都不回家？这样不行的。”他有些关心地问道。

“呃……我弟……”桑音仔细想了下，决定暂时隐瞒她另一个身分。“他前几天告诉我，和他女朋友出去玩了。”

“多久会回来？”

“下个月吧！”

“那正好，赶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”宫辞笑着说道。

“是呀！”

第六章

“我下个月要结婚了。”宫辞闲散地走进会议室，对着坐在会议室里三个各有特色的男子说道。“告诉我，我有没有听错？”饶闻夸张地掏着耳朵，摆明了当宫辞在开玩笑。

“你没有听错！”宫辞瞪了饶闻一眼，他的心情还是很好，但饶闻还是依旧那么讨人厌。

“恭喜你。”坐在首位的瞿骋，冰冷的眸子难得地注入了一丝暖意，唇角露出了笑容。

“谢谢总裁。”

“恭喜！”卫翼也跟着说道。

“喂！到底是谁那么没有眼光看上你？”饶闻十分好奇地道。“那个人我认识吗？”

“你不认识，但你看过。”

“是谢雅花吗？”饶闻想都没想便说了出口。目前为止，他能想到的，就只有那只八爪章鱼了。

“不是！”宫辞狠狠瞪着饶闻。

“不然呢？难不成是我前几天在路上捡到的那一只小母狗吗？”饶闻爆笑道。

“去你的！”

“那到底是谁？”

“她叫桑欣。”宫辞在说到桑欣两个字时，眼中露出了温柔的笑意。

“伤心？不就是你那个名字很奇怪的……”饶闻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便给宫辞打断了。

“住口！我不准任何人这么说她。”

“好吧！不说就不说。”饶闻无所谓地耸耸肩。“哪想到她竟然会这么想不开嫁给了你，世上的好男人还有很多的。”“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”

“谢谢！”饶闻露出斯文的微笑，点了点头。

“不客气……”宫辞咬牙切齿道。“对了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。”他转头看向瞿骋。

“不就是你要结婚的这件事？”饶闻说道。

“不是，是另外一件。”

“你说。”瞿骋淡淡地说道。

“我要你们派几个身手好的女人保护桑欣。”这对他很重要，白天他都在公司，根本无法看着桑欣；她又反对和他一起上班的提议。而目前虎帮几个小喽啰的目标既然是相准他的，就不会放过桑欣，这点实在是令他担忧不已。

“没问题。”回答的是卫翼。

“那真是谢谢了。”宫辞诚心地说道。

“嗯……”卫翼淡淡地点点头。

“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要如何将那些鼠辈一网打尽好了……”宫辞说道。

“亲爱的，我回来了……” 自从一个礼拜前，他决定要娶桑欣时，对她的称呼便由一个字的“欣”改为了三个字的“亲爱的”。而同时，他也留她在他家，根本不让她回去——就算她家只在他隔壁而已。

宫辞买了一大堆的衣物、珠宝给她；知道她是“夜猫一族”，他早上起床也不吵她，就让她一直睡。如果他到下班五点时她还在睡的话，他也不介意用“特殊”的方法叫她起床。

“还在睡吗？” 宫辞从客厅走到了卧室，发现并没有人，于是便由卧室又走到桑音的家，按了按门铃。发现没人应门时，他拿出了从桑音那里要来的钥匙，打开了铁门。

仍旧是空荡荡的客厅，这时他才想到有多久没见到桑欣的“弟弟”桑音了。

水声由浴室传了出来。“原来在洗澡。” 宫辞露出了个笑容，径自走入了卧室里，发现桌上有一顶长假发，他的眼睫起来了，摸了摸那长发，他可以确信是他熟悉的长发……

一股不可思议的想法忽地窜入他的脑海。

桑音和桑欣是如此相像！如果桑音戴上这顶假发，相信和桑欣必定一模一样！

“该死！” 宫辞咒骂了声，难道从头到尾他们姊弟就只有一个人而已？一想到他每次问桑欣，她弟弟呢？她总是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，不是不在，就是去女朋友家过夜了。

原来的好心情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剩下的只是满腔的怒火。他这么爱她，而她竟然把他当傻子耍？

转动浴室的门把，他发现并没有上锁，而在浴室里淋浴哼着歌的桑音，根本也没有发现有人在转动门把。

“我该叫你桑欣还是桑音呢？” 宫辞冷着脸说道。

宫辞的声音吓到了桑音，她根本不知道有人进来浴室。只见她转头惊惧地看着宫辞。

“你真是该死！把我当猴子一样耍，我最讨厌被人欺骗了！” 短发配上他非常熟悉的娇美胴体……这明明就是……桑音！

“辞……”

“别叫我！” 宫辞的眼眸冰冷地看着桑音。

“我可以解释的……” 桑音紧张地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 宫辞解开了上衣的钮扣、褪下了衬衫……“不要！” 桑音害怕地摇了摇头。

“宫辞，你在生气……不要这样……” 桑音当然知道宫辞的举动是想做什么事，她害怕得退了几步。

“是你令我生气的。” 宫辞将衣物往门外丢，抱起了全身赤裸的桑音就往她的卧室走。

“不要……” 她不希望宫辞以这种方式要她，她的心里好怕……
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骗你你很开心是不是？” 宫辞对桑音吼道，拿起了梳妆台的假发往桑音身上丢。“为什么骗我？” 他拉住了桑音想往墙角缩的身体，将她压在床上。

“不要！我知道我错了……别这样好吗……别这样对我……我也想找机会告诉你呀……” 桑音抽噎哭泣着。

“哼……”宫辞冷哼了声，拉开了桑音的双腿，没有任何前戏、爱抚，他双手托起桑音浑圆的臀部，用力往自己的坚挺撞击。

和以往的甜蜜不同，桑音在宫辞的眼里所看到的只有冰冷的情感而已，宫辞强迫地进入了她私处，不留情地用力撞击，令她的下体阵阵疼痛着。

宫辞用力地在桑音的身上发泄着，直到他放开了她。

看也不看桑音一眼，他赤裸地下了床，走到浴室门前，拿起了自己的衣服。

“我们到此为止……你别再来找我了……”桑音的声音虽小，但却可以清楚地传入宫辞的耳里。

宫辞转过头，双眼冷冷地望着桑音。

“要走之前，把我家的钥匙留下来。”桑音失望了，宫辞彻底地伤了她的心，在他的眼神里，她看不到任何的爱恋。

宫辞套上了衣物，从口袋里掏出桑音家里的钥匙往地上一丢，便转身离开了。

桑音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无语地看着晕黄色的天花板，她心里清楚地知道，她的美梦醒了……就当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……“你要的人我帮你找好了。”卫翼敲了敲宫辞办公室的门后，便走了进去，而他身后则跟着两个长相平凡的女人。

“随便。”宫辞的脸色显得死气沉沉。

“是吗？”卫翼了解宫辞的心情不好，带着那两个女人又转出宫辞的办公室。

内线电话此刻响了起来，宫辞接起电话。

“副总，谢小姐的电话。”秘书甜美的声音由话筒里传出。

“接进来。”宫辞淡淡地说道。

“宫辞吗？”谢雅花的声音由话筒里传来。

“我是雅花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现在要见你……我已经退出影坛了……有事想告诉你……”谢雅花的声音含着浓浓的悲哀。

“好吧！在哪？”

“香榭咖啡馆。”

宫辞将奔驰车停在“香榭咖啡馆”的停车场后，下了车，便走进了咖啡馆。

远远地，宫辞便看见未施脂粉的谢雅花坐在角落里，拿着吸管，不停地搅拌着桌上玻璃杯里的液体。他大步走向前，坐在谢雅花的面前。

谢雅花抬起头，望着宫辞俊逸的脸；这个令她眷恋的男人，为了他，她甚至退出了影坛。

“怎么了？不说话？”宫辞微笑道。

“辞，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爱我吗？”由那天宫辞对那名女人的反应看来，他应该非常重视她；虽然明知道宫辞并不怎么在乎她，但她就是忍不住想开口问他。

宫辞的笑容逸去，随意向服务生点了杯咖啡，沉默地看着面容有些憔悴的谢雅花。

“我前天宣布退出影坛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在有镁光灯下的地方，才是最适合你的。”宫辞中肯地说道。

“女人的青春没几年的。”谢雅花感叹道。“宫辞，你爱我吗？”

“很抱歉，雅花，我一生之中最爱的女人只有一个而已，那就是我的妻子。”

宫辞说道，脑海中浮现了桑音的身影。

“是吗？我早知道会是这种答案了，但还是忍不住想问……”谢雅花的眼角流下了泪水。“是那天那个女人吗？”

宫辞点了点头。“我爱她，但她欺骗了我……”

“好好珍惜她吧！”

“嗯！”宫辞点点头。

“在我宣布退出影坛的那一个星期，陈火木向我求婚了。我一直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不该答应。”

“陈火木？”宫辞听说过他，他是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企业领导人。“他对你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谢雅花点了点头。“虽然他大了我十多岁，但是他愿意娶我，同时也不在意我和你之前的事。”

“恭喜你。”

“听到你的话，我是该死心了。其实我已经答应他了，因为我猜得到你的答案，但又私心地希望你能阻止我、能告诉我你爱我。”谢雅花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喜帖，递给宫辞。“我会去的！”宫辞微笑地收了下来。“你喜欢什么？就当送你的结婚礼物好了。”

“那谢谢你了。”谢雅花收起了落寞的神情，勉强地露出了个微笑。

和宫辞分手令桑音心痛了几天；虽然只住在隔壁而已，但他们根本不相往来。

天性乐观的桑音，告诉自己别去想宫辞。她每天晚上七点开始画漫画直到隔天九点后，又继续睡，这种生活比宫辞尚未闯入她的左活前更加日夜颠倒，也令她又消瘦了一圈。再加上个性懒，街口那家面包店她也没有再去，偶尔就是去超商买个几瓶鲜奶、吐司、几包泡面，就这样随便吃了。

“再将这里贴上网点就可以了！”桑音露出了笑容，自言自语。

熟练地割了网点纸，她将那一块割下的网点纸贴上，再喷上完稿胶，一切就大功告成了。

前几天，她的编辑告诉她，她的画风变了，而且也比以往有进步了，是呀！这全是她化悲愤为力量的结果。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没有它人还是要活的。在宫辞离开后，她常如此告诉自己。

用牛皮纸将十六张的原稿装了起来，桑音走入了房间，拿起梳子，随意梳了几下自己稻草般的头发。

换了件牛仔裤和T恤，桑音就这么出门了。

阿Q出版社。

“小弟弟，你找哪位？”齐萃怀疑地看着眼前拿着牛皮纸袋的桑音。“如果你要找漫画家签名的话，他们是不常到出版社的。”她好心道。

“我是桑音呀！齐大编辑，你忘了我了吗？”桑音将牛皮纸袋递给了齐萃。

“桑音？”齐萃惊呼一声。“我的天呀！你的头发怎么会这样？”虽然桑音的漫画画得不怎么样，但也和其它有名的漫画家开了几场签名会，并且有

“漫画公主”之称，而如今……也难怪她会吓一大跳了。“我本来就是这样了。”桑音耸了耸肩。

看着桑音异常白皙的皮肤以及骨瘦如柴的身躯，齐萃实在有些担心。

“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，看你瘦得像什么一样。”

“知道了！没事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有出租车在外面等你？”她记得桑音每次来出版社时，都是叫出租车的。

“没有！我骑了一台小绵羊来。”

“那骑车小心点。”

“谢谢！再见。”桑音走出了出版社，便骑上机车回家去了。当交通号志转为红灯时，她停了下来，极端无聊地看着四周。而正当视线想从一家银楼前转开时，一对男女亲昵交谈的情景吸引了她。那个女的，她认识！而那个男的，她也认识——就是住在她隔壁令她伤心的人。

“走了一个又如何？补上了不就行了，别傻得以为他有多么爱你！”桑音有些自嘲地说道。

宫辞注意到有一道视线不停地看着他，于是他转过身，找到了那道视线的主人——桑音。

桑音看到宫辞发现她了，于是连忙将视线转回，看着前方的号志，等到绿灯一亮，她便离开了。

她更消瘦了！该死的！她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呀！宫辞的眉头拧了起来，桑音竟如此消瘦……

“辞……”

“宫辞……”

宫辞身旁的谢雅花连唤了两声，他才回过神来。“什么事？”宫辞转过头，微笑道。

“你刚才在看什么？”谢雅花好奇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！我们走吧！”宫辞替谢雅花开了车门后，便上了车。

“男人都不可以相信的……”桑音又灌了口啤酒，从回家到现在，她总共喝了不下十多瓶的酒，所有的铝罐全散落一地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，明明要自己不在意呵……他和自己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……对……他是黑社会的……自己只是寻常的小老百姓而已……”她喃喃自语着，拿着啤酒跌跌撞撞地走入了卧室。“桑音……看看你那个丑样子……你以为他真的……爱你吗……别笨了……他只是玩玩你而已……你就像件破衣服，不要就可以……丢了……要娶你……只是耍你而已……”她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他说他恨你骗他……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……一个用来甩开你的借口而已……

谁叫你这么笨……

为什么……为什么就不能看开一点？失恋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只是一个男人而已，为他搞成这样，寻死寻活的，他才不会在意！男人嘛！再找不就有了吗？为什么自己要如此死心眼……自己本来不是什么都不求的吗？只要三餐温饱就行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恢复到以前的自己……

桑音瘫坐在地上，酒精麻痹了她的悲伤……爱……好苦呵……

宫辞又点了根烟，他坐在床上已经三个多小时了。从下班后到现在，

只是不停地抽着烟，看着墙上那张装了框的海报而已。

“小心得肺癌。”饶闻走到他身边说道。

“老大很担心你现在的位置。”顺着宫辞的视线，他看到了墙上那张海报。

“哪里买的？这一幅送我。”饶闻赞赏地看着海报，正想自己动手拆时，宫辞便从床上起身，挥开了他的手。

“别碰！”

“为什么？只是一张海报而已。”饶闻不悦地说道。

只是一张海报而已，宝贝得要命！“不然我去买一张宫泽理惠放大的和你换，尺度比这个宽多了。”

“别说了。”宫辞摇了摇头。

“这么在意？难不成是心上人的？”

“我叫你别说了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”宫辞吼道。

“喜欢她就去她，反正就住在隔壁而已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我为什么要低声下气的去找她？是她骗了我！”其实在今天看到桑音削瘦的身影后，他就后悔了。他为什么要被忿怒蒙蔽了双眼？这样的折磨自己和桑音。

其实，和桑音相处的这几个礼拜以来，桑音对他好得没话说。有时晚上会煎荷包蛋给他，虽然煎起来变成黑黑的就像黑炭一般；有时会煮咖哩给他吃，虽然那味道有点奇怪，每次要吃下去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
而现在，那甜蜜的感觉消失了，只剩下一室的孤寂。他明白桑音的，她总是有些懒散、有些胆小、有些爱撒娇、不会做家务；而从相遇的那一天起，他就知道她还有些贪生怕死、畏惧恶势力。

但是她有很强烈的自尊心，她不会回来找他的！就算是她再怎么想他，她也不会回头找他！

仔细想一想，自己也有错不是吗？是他一开始就将她误认为男孩的，并不是她不愿说明。而且以她贪生怕死的观点来看，她一开始便很害怕他会杀了她，现在社会上很多被害的女子都是被先奸后杀的，既然自己认定了她就是个男孩，她又怎么会澄清呢？是自己只看到海报就断定她有姊妹的，她怎么可能解释呢？当然是顺着自己的想法……

“怎么了？想什么事情想那么出神？决定将海报送给我了吗？”饶闻戏谑地说道。

“去你的！”宫辞咒骂了声。

“兄弟，有点绅士风度好吗？”饶闻皱起了眉。“绅士风度？用在你身上？”宫辞冷笑了声。

“当然，被甩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别把那种痛苦加诸在无辜的人身上，也别因为这件事，而忘记了你还有一大堆公事要处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饶闻讥讽地笑了声。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今天要秘书趁我不在时，将一堆的文件堆在我的办公桌上。”他不悦地说道。想起今早一开完会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便发现桌上多了一大叠的文件，他不禁气得牙痒痒的。

“那是你的错觉。”

“错觉？哼！”

“当然。”宫辞突然想起自从那天后，他已经好几天没看到桑音出门了。

和桑音在一起，他们总是一起出去外面吃，或者是叫外卖。以桑音那种懒人个性，她根本不可能自己煮东西，更何况她也不会煮。

“真该死！”宫辞又咒骂了一声。

“怎么了？我又哪里惹到你了？”饶闻不明所以地问。

“没事。”

“没事我走好了，免得在这里惹人厌。”饶闻在踏出了卧室之前，还看了墙上那张海报几眼，直到宫辞发出警告声，他才满足地离开了。

在饶闻走后，宫辞又在床上躺了十几分钟，一直思索着饶闻的话。

喜欢她就去找她，反正就住在隔壁而已。

“是啊！喜欢她就去找她，反正住在隔壁而已，可是……桑音会欢迎吗？”

算了！明天晚上再去看看她好了，顺便向她道歉。毕竟这件事自己也要负一半的责任不是吗？而且面子、自尊算什么？他可不要为了面子与自尊而失去一个老婆呀！

想通了后，宫辞发觉心情已不再那么沉重了，于是露出了个笑容，捻熄了香烟，他关上了灯。

第七章

“找谁？”桑音手拿着一罐啤酒，打开了铁门。在发现门外的人是宫辞时，她的表情僵了下，心跳急剧加快，最后才换了个生疏的称呼。“宫先生，是你呀！有什么事吗？”

浑身的酒味令宫辞皱起了眉。“你喝了多少酒？”

“多少？和宫先生没关系吧！我们只是邻居而已。”桑音再灌了口酒。

“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要关门了，我还有很多事没做。”桑音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，转入了书房里。是呀！她的确还有很多事情没做，她宝贵的时间应该用在画漫画上，而不是浪费在宫辞的身上。

“该死！”宫辞咒骂了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了根铁丝，插入了钥匙孔里，随便转了几下，便开了门。

宫辞脱了鞋子，放轻了脚步，走入了客厅里。客厅的空气中，弥漫着浓厚的酒味，而当宫辞看到垃圾筒里满满的台湾啤酒铝罐时，他的眉头便皱了下来，突然书房里传来一阵音乐声，于是宫辞便开了书房的门。只见到桑音削瘦的背影坐在地板上，不知道在矮桌子上画什么东西；而矮桌上也放了一罐啤酒，整间画房依旧是空荡荡的，只有地板上放着几张纸而已。

李玟——暗示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……

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……

桑音房里的音乐转到最大声，由于与正常人工作时间颠倒的关系，所以她这间书房的隔音设备做得非常好，音乐开得很大声也不会吵到邻居。她手中的蘸水笔不停画着，口中则不停跟着音乐哼着。

宫辞走到桑音的身后，仔细看着她桌上的东西，原来是在画漫画呀！他从未问过她的工作，难怪没看她出门工作，整天窝在家里，也不会饿死。

宫辞忍不住露出一个笑容，桑音实在是完完全全拥有这种“艺术家”

堕落的气息，非常不修边幅；穿得随便，而且吃得也很随便。

桑音伸了伸懒腰，搥了搥有些酸痛的肩膀和腰，又打了个大大的呵欠，眨了眨有些酸涩的眼，继续画着。

突然，桑音感觉到有两只手在她的颈项和肩膀揉捏、按摩着，那舒服的感觉令她直想闭上眼，但她还是勉强地转过了身。

一看见身后的人是宫辞，她吓了一跳，手臂不小心挥到桌上的墨汁，整罐墨汁都翻倒在褐色的矮桌上，染黑了她刚画了几格的漫画用纸。

桑音看到桌上的情景忍不住咒骂出声，连忙拿开了桌上的东西。

“卫生纸……”桑音到处找着卫生纸。

“这里。”宫辞在墙角发现了一包卫生纸，于是便拿给桑音。

桑音拿出一大堆的卫生纸，擦干了桌上的污渍后，再拿了块沾湿的抹布将桌上擦干净后，才走到浴室里洗手。洗完了手走回书房里，才发现宫辞正坐在她刚才坐的位置上，看着她刚刚画的漫画。

“宫先生，请你快走！不然我要叫警察了。”桑音板起脸来说道。

“这全是你画的吗？”宫辞微笑地问道。

“不关你的事，将手中的东西放到地板上，马上离开。不然我要打电话报警了。”她警告道。

“画得很好。”

“画得好不好不关你的事。”宫辞放下手中的原稿，拉住了桑音的手，用力地往自己的身上拉，没什么重量的桑音无法抵抗地使倒入他的怀中。

“做什么？放开我！”桑音吼道。

“如果我不放呢？”宫辞皮皮地问道。

“你这算什么？别忘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！”桑音冷着脸说道。

“那是你说的，我没有同意。”

“哼……”桑音偏过了头。

“还生气吗？”宫辞轻声问道。

“不关你的事。”

“我很抱歉那么对你。”宫辞充满歉意地说道。

“做就做了，有什么抱歉可说的？”桑音讥讽道。

“我昨夜想了一下，这件事我们都有错，别生气了好吗？”

“你这算什么？想和好是不是？别当我是白痴好不好？”桑音抿起了唇。

“你以为我没人要是不是？非得靠你施舍的爱情，承受你那种阴晴不定的脾气是不是？”

告诉你！我不要！”

“我那时是气疯了。”桑音的话令宫辞有些急了。

“气疯了？你知道你那天所做的事吗？那是强暴！”桑音吼道。“我爱你并不表示我可以承受你对我那样做！我是人呀！我有感情的，不是可以让人践踏的小草。你的身分尊贵、有钱、有势，而我只是个平凡的小老百姓而已，我承认我配不上你行不行？请你离我远一点，要玩就去找适合你的女人吧！”

“我说过不是和你玩玩而已，我不懂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？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人相信是吗？”“当然！像我这种女人到处找都有，走了一个再补上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住口！”宫辞双手用力地摇晃着她的手臂。“你是唯一的！”

“第几个唯一？怎么？和早上那个女人玩完了是吗？”

“她要结婚了，早上我是陪她去买要送给她的结婚礼物！”又打破醋坛子了，宫辞在心里想道。

“关我什么事！”虽然桑音的嘴里这么说，但心里是喜孜孜的。

“你就别生气了，别忘了我们不久后就要结婚了。”

“结婚？”

“当然，你没忘记你向我求婚这件事吧？”看着桑音的表情，他可以知道她已经没那么生气了，只是一时之间还拉不下面子而已。

“我向你求婚？”桑音拉高了音调。“我何时向你求婚？”

“我说错了，是我向你求婚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“不气了？”

“嗯哼……”

宫辞将桑音平放在地上，帮她转了个身，伸手在她的肩膀上不停地按摩着。“你瘦了很多。”

“不觉得。”桑音闭上了眼，头舒服地枕着抱枕。

“但我觉得。”

“那就算有好了。”“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呀？”

“我二十几年来，本来就都这么过了。”

“你到底几岁了？”宫辞实在是很好奇，为什么桑音看起来总是像个小孩子一般。

“很老了。”桑音懒洋洋地说道。“我自己都懒得算自己是几岁了，反正过了一年又老了一岁了。”

“几年次的？”以桑音的外型也难怪他会猜她是个十六岁的男孩子。

“六十二的。”

“那今年才二十五？才比我少一岁而已。”宫辞不可思议道。“你还真懒，连几岁都懒得算！那你真的是国中毕业吗？”

“我混了一所烂烂的私立二专毕业，勉强算是个烂烂的大专生吧！烂人很适合读烂学校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宫辞微笑道，他可以看得出来，桑音不算是个笨女人，她是非常聪明的。

“当然，那你呢？”

“T大毕业。”宫辞淡淡地说道。

“T大毕业混黑社会？哎唷，好痛！”

宫辞轻轻拍了下桑音的臀部。“我说过我们已经不算是黑社会了。”

“好啦！随便你怎么说可以吧！”

“婚礼如期举行，帖子我已经要人印好了，喜宴的会场我找了家饭店，有空的话，我们就去拍婚纱照。”宫辞的手依旧没停下来，他仍轻轻槌着桑音的背部。

“你决定就好了……腰再多按几下……”桑音的手绕到自己的背后，抚着纤细的腰。

“你每天没出门吃晚餐，厨艺又不精，那你每天吃什么？”宫辞关心地问道。

“和以前一样。”桑音无所谓地说道，她只有和宫辞在一起的时候，才吃得比较正常而已。

“那你以前吃什么？”

“泡面配啤酒。”

泡面配啤酒？果然被他猜中了，这该死的小女人，为什么不会好好照顾自己！

“以后不准你再吃那些东西，如果你敢再偷喝啤酒的话，我就要好好惩罚你。”

”宫辞警告道。

“那是我的自由，我喜欢喝啤酒，你不能干涉我。”想她那时和宫辞同住时，也都是趁宫辞上班不在时，偷偷跑回家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喝。没办法，喝了这么多年，虽没有成瘾，但是一时要叫她戒，她又怎么可能戒得掉呢？

“你只要被我发现偷喝的话，那我就会好好修理你。”

“妈的！”桑音忍不住又咒骂了一声，她挣扎着想翻过身，无奈宫辞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。

“我还有一点忘了讲，以后别让我听到你骂脏话！”

“如果我两样都做的話，那你要怎么惩罚我？”桑音挑衅道。

“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先示范给你看好了。”宫辞的嘴角露出一抹邪邪的笑容，他脱去了休闲服。“我就让你三天三夜下不了床……”

“真下流！”桑音转过头看到宫辞的举动，忍不住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

接下来的，当然是一室的旖旎风光了……虎帮。

“帮主……”夏香身上的和服敞开，露出雪白的酥胸，而腰带早已散落在一旁。压在她身上的程闪，臀部正在她的双腿间不停地冲刺，令她不停地呻吟着。

“香……”程闪握住夏香的脚，又更用力压向了她。“我哥也是这么玩你的吗？”他露出淫笑，坚挺刺得更加深入，令夏香发出痛苦的呻吟。“舒服吗？我早告诉你，你总有一天会是我的……”他坐到了夏香的身上，更加用力地抽送着。

“帮主……”程闪的重量令夏香皱起了眉。

敲门声响起。

程闪听到了敲门声，于是从夏香的身上离开，随便套了件衣服。“起来，有人来了。”他用脚踢了踢夏香，根本不在意夏香因为他的粗鲁而疼痛得缩了身子。

程闪和程藉是不同的，虽然程藉长得矮胖、其貌不扬，不似程闪这么英挺，但是程藉总是小心的呵护她，对她非常温柔。而程闪则是残暴地蹂躏她，好象她不过是一个玩具而已。

夏香坐起了身，穿上了衣服，她的下腹有些难受，背部则是一条条被鞭打的痕迹；那是程闪第一次要她而她不从时，被他用皮带鞭打的结果；等到她受不了而哭着求饶时，他竟然不帮她上药，只是在她身上拚命发泄自己的兽欲。

恨！她好恨！恨程闪如此对待她。只要一有机会，她一定会加倍还给他——他在她身上所加诸的一切。

夏香双眼怀恨地望着程闪，她会变成程藉的情妇是因为她欠了他的钱；而对于程闪，她只有满腹的恨意。

“你那是什么眼神？”程闪发觉了她带着恨意的眼，于是不悦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……那是你的错觉。”夏香连忙摇了摇头。

“错觉？当我是白痴吗？对我不满是不是？”程闪一巴掌挥向夏香白嫩的脸庞。

“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小警告！”夏香抚着疼痛的脸颊，向后退了几步。

“放聪明点，乖乖听话。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你最起码还有暖床的功用，不然的话就有你好受了。”程闪阴狠道。

敲门声再度响起。

“进来。”程闪说道。

“大哥……”小喽啰恭敬地弯了腰。

“查得如何了？”程闪问道。

“这是宫辞目前女朋友的照片。”小喽啰递了张照片给程闪。

程闪看着照片里的桑音，一头短发、T恤装、浓眉，根本就像是发育不良的小弟弟。

“你确定这是他的女朋友？”程闪眯起眼。“消息可靠吗？”

“回大哥的话，消息当然可靠，这个女人叫桑音。据我所知，他们没多久就要结婚了。”

“宫辞的品味真是与众不同。”程闪讥讽道。

“根据调查，她白天是不出门的，如果出门的话，身旁都会跟着两个女人，可能是宫辞派来保护她的。而宫辞就住在她隔壁而已，晚上会带她去晚餐。大哥，我们要怎么做？”

宫辞的女人？程闪露出了笑容，他倒要看看这个女人如何捉得住宫辞！也许可以利用她……

“大哥……”

“有办法捉到她吗？”“怎么？有什么困难？”

“宫辞有派人暗中保护她。”小喽啰有些担心地说道。

“总会有漏洞的，不是吗？如果你能捉到桑音的话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小喽啰的眼瞟向了坐在角落的夏香，口水差点由嘴角流下来。而夏香则看到小喽啰的反应后，全身寒冷得打了个寒颤。

不会……不会的……夏香打着颤抖，在心里乞求着程闪，别做这种事。

“你要她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小喽啰连忙摇了摇头。

“别紧张，我没有说不给你。”程闪转头看向夏香。“你有意见吗？”

“我不……”夏香连忙摇摇头。“别做这种事……”

“不？没有人能违背我的心意的。”程闪走到夏香的身旁，拉起她的头发，强迫她看着他。

“阿熊，如果你能做到，这个女人就送你。”

忍无可忍的夏香用力地甩了程闪一巴掌。

“打我？”程闪反手打了夏香两巴掌，并一脚踹开了她。

“你不过是一件物品而已，别把自己想得太尊贵！”

夏香擦去嘴角的血渍。“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”

“那你大可以试试看。”

“拜托你，别跟着我好吗？”桑音翻翻白眼，自从和宫辞和好之后，宫

辞每天强迫她生活起居变得正常。她记得宫辞以前并不管她那么多的。而现在在他上班时，便来按她家的门铃叫她起床、中午时派人送饭给她、晚上则带她去吃大餐；才几天下来，她就胖了两公斤了。而由于宫辞的关系，她已经不当夜猫子。而现在，她只是接到宫辞的电话，要她去“瞿氏企业”一趟，他要正式介绍他的兄弟给她认识。此刻她身边的两个女人仍紧紧地跟在她的身旁。

“不行！堂主吩咐的话，一定得照办。”封心香说道。

“没错！如果桑小姐你出了什么意外，那我们就得接受卫堂主的责罚。”伊瑾瑶也跟着说道。

“堂主？”桑音拍拍自己的额头。“宫辞说他们已经漂白了，不混黑社会了，又哪来的堂主呀！”她有些无奈地说道。

“桑小姐，虽然我们都已经漂白了，将‘影帮’改成了‘瞿氏企业’，但由于以往的仇家不少，所以影帮的三大组织还是存在的。我们是血蛟堂堂主卫翼的手下。”封心香解释着。

“血蛟堂？”桑音皱起了眉。“这个名字一听就像在杀人的。”

“没错！我们血蛟堂就是负责这件事的。”伊瑾瑶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！”桑音勉强地点点头。“要跟你们就跟吧！”

“谢谢桑小姐。”两人点点头。

“就是这里了吧？”桑音指着眼前三十楼壮观的建筑。

“那就走吧！”桑音走入了“瞿氏企业大楼”，正想随便找座电梯上去时，便被人拦了下来。

“小姐，等一下！”柜台小姐说道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桑音皱着眉头，不解地问道。

“我们‘瞿氏企业’不能随便让人进入的。”

“是宫辞叫我来找他的。”桑音解释着。

“没错！王小姐，她是宫先生的未婚妻。”站在桑音身旁的伊瑾瑶解释着，她曾和封心香来过“瞿氏企业大楼”几次，柜台的小姐认得她的。

“真对不起。”柜台小姐连忙道歉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

“你由最左边那座电梯就可以上去了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桑音微笑道，和两人坐了电梯，上了三十楼。

第八章

“怎么还没来？”宫辞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这已经是这二十几分钟里，他第三十次看表了。

“等一下就会来了，你不是派了司机过去接她了吗？”饶闻笑道。“别一直看表了。”

“别担心，等一下就来了。”卫翼说道。

“没错。”瞿聘说道。

几分钟后，由内线传来了秘书的声音。“桑小姐来了。”

“让她进来。”宫辞终于放心地露出了个微笑。

桑音缓缓走入了这间会议室，在看到眼前各有特色的其它三人时，双眼立即为之一亮。

“哇塞！我是来到了帅哥俱乐部了是不是？”原本宫辞一人已叫她赏心悦目了，而现在四个帅哥排在一起，实在是……唉！早告诉她要来看帅哥的话，她可能会带个水桶来……当然是带来装口水的。

“要进你们公司是不是都要长得帅呀？”桑音忍不住问道。

饶闻露出了个斯文的笑容。“我想我们公司的总裁并没有这么规定。”他戏谑道。

“那就怪了！为什么你们都长得那么帅！”桑音不解地摇摇头。

“呵……很荣幸接受你的赞美，你是我看过最诚实、坦白的女人了。”饶闻伸出了手。“你好，桑小姐，我是饶闻。”

正当桑音要伸出手与饶闻的手相握时，脸色有些阴沉的宫辞便拉开了桑音。“别看其它男人。”他占有欲极强地说道。

“桑小姐，这家伙的醋坛子挺大的，我看你还是选择我好了。”饶闻不怕死地继续说道。

“该死！”宫辞咒骂了声。

饶闻仔细地看桑音的侧面。“你就是那张海报里的主角！”他可以肯定地说道。

“嗯。”桑音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狠狠瞪了宫辞一眼。

而宫辞则是恨恨地看着饶闻。

“够了！”瞿骋说道，从首位走下来，自我介绍着。“我是瞿骋，‘瞿氏企业’的总裁。”

“你好！我是桑音。”桑音点了点头。

“卫翼。”坐在椅子上的卫翼根本没移动他修长的双腿，只是淡淡地说道。

“你好！”

“现在你们都看过她了？我们可以走了吗？”宫辞万般不悦地说道。

“走？走去哪里？”饶闻问道。“等一下我们旗下的企业会来报告今年的营业额，这种事可别推给我。”“他们报告你听不就好了吗？”宫辞厌烦道，现在他只想好好陪桑音吃顿饭。

“老大，你就说说话吧！”饶闻将问题丢给了瞿骋。

瞿骋点了点头。“宫辞，你先把事情处理完。”

听到瞿骋的话后，饶闻咧出了个大大的笑容。“兄弟，听到了吧？大哥都这么说了，先走似乎不太好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宫辞有股冲动想打烂饶闻那张得意洋洋的脸。

“既然你有事情要做的话，那我先走好了。”桑音微笑道。

“那好吧！”宫辞勉强地点点头。

“我送你。”饶闻走到了桑音的身旁。

“不用你。”宫辞推开了他。“我已经找人送她回去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真可惜。”饶闻有些惋惜地说道，向桑音眨了眨眼后，才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。

其实以桑音来看，饶闻对她就像对待平常的朋友一般而已，他会自告奋勇地要送她回去，也只是想戏弄宫辞而已。

“对了，可不可以不要派人跟着我？”

“不行！”宫辞想都不想便拒绝了。

“但是有人跟在我身旁我会觉得很奇怪。”

“只是一段时间而已，只要等我们把事情处理好，就不需要人保护你了。”

“但是我自己也可以保护自己，有事发生的话，我可以打电话给你、或者叫警察来。”“你以为我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内飞到你身旁是吗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为何还要卫翼找人保护你？”宫辞不悦地说道。“你还是给我乖乖的，别想甩开那两个，不然的话……”

“好嘛！我知道了，不要凡事都用威胁。”桑音扁了扁嘴。

“我说过只有一阵时间而已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
“是唷！忍忍就过去了。”桑音嘲讽道。

“不然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那就陪我一起上下班好了，我可以安插个职位给你。”

“什么职位？厕所组组长？”桑音扬起了眉。

“不是！是倒茶小妹。”

“去……”“你的”这两个用字，在宫辞的瞪视之下，硬生生地吞了回去。

“乖乖的。”宫辞揉了揉桑音的短发，他发现短发也，适合她，她的头发很柔软，虽然总是像稻草一样。

“别用‘乖乖的’这三个字，感觉总像是对狗或是对小孩说话。”桑音发出了抗议声。

“知道了。”宫辞露出了一抹宠爱的笑容。“我下班去接你吃饭。”

“宫先生，我们一起去。”在宫辞搂着桑音上他的奔驰车，正打算关车门时，站在一旁的封心香及伊瑾瑶也拉开车门。

“不行。”宫辞拒绝。他们两人的约会怎么可能带着两个超级大电灯泡去呢？

又不是去拿桌灯。

“但是堂主要我们保护桑小姐。”封心香说道。

“那是我不在的时候。”“但是……”

“没有但是！”宫辞不悦地看着两人。“我很高兴你们对于卫翼交代的任务如此的尽心，但现在我和桑音要去约会。而且我相信我自己有能力可以保护桑音。”

他坚决地说道。在他的观念里，自己的女人当然得靠自己来保护，不是吗？

“如果发生什么事，堂主怪罪下来的话……”伊瑾瑶还是有些担心地道。

“你们是不相信我的能力是吗？”

“没有！我们没有这个意思。”两人连忙摇了摇头。

“那就好，你们先回去，桑音今晚会和我在一起。”宫辞的意思很明白了，那代表着桑音晚上会和他在一起。

“那好吧！宫先生，我们先回去了。”伊瑾瑶关上了车门。

“请小心一点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宫辞说道，在她们两人走后，宫辞发动了引擎。“真受不了，要她们回去还要死跟着。”

“这是她们的责任嘛！”桑音替她们两人说话。

“奇了，你不也是很讨厌她们两人跟前跟后吗？”

“是，但是你也别这样对她们。”

“好……好……全听你的。”

“那我们去哪里吃饭？”

“等一下你就知道了……”宫辞微笑道。

有一对不怀好意的眼正在暗处窥伺着他们。他们开车离开后，他迅速地在大哥大上按了串数字。“大哥，他们要出去了。”阿熊说道。

“跟着他们，找机会捉到桑音，别忘了事成之后，夏香就是你的。”程闪阴狠地笑了。

“谢大哥。”阿熊说道，关掉了手机。跳上了一辆福特车，开车离开。

“你简直不是人……”夏香抖着肩膀说道，她发现程闪有很严重的虐待狂。就像现在一般，他正拿着皮带往她身上挥。

“我不是人？”他又在夏香的背部挥了几下，而夏香则发出了凄厉的哀嚎。“只要阿熊能绑桑音来的话，你就是阿熊的女人了。”他发出了阴狠的笑容。

“就是这里了。”宫辞搂着桑音走入了一家饭店里。

“这里？没什么特别的。”桑音摇了摇头。

“它虽然不特别，但今晚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”宫辞接着桑音走到了角落的一个位置，帮她拉开了椅子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们先吃饭，吃完我再拿给你看。”他卖着关子。

“什么嘛！神秘兮兮的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了。”宫辞露出了一抹笑容，接过服务生手中的 menu，递给了桑音。

“还是菲力牛排好了。”

“你怎么每次都不变！”宫辞取笑地说道。“两份菲力牛排。”

“是。”服务生退了下去。

“管我！”桑音哼了一声，不悦地说道。

“连这样也生气，肚量真是小，以后我们的孩子，像你一样，小鼻子、小眼睛、小心眼，那就完了。”

“谁要跟你生孩子了……”桑音胀红了双颊说道。

“这么大方？还没结婚就鼓励我向外发展，找女人生孩子……”宫辞反过来揶揄她。

“你敢？”桑音瞪着宫辞。

“不敢！”宫辞握住了桑音的手。

“哼！”桑音哼了声。

“别生气。”宫辞笑道，桑音今天穿著他第一次与他见面时的白色纺纱连身洋装，但没有戴上那顶长假发，依旧是短发，但看起来也不会很突兀。

看着眼前娇柔的桑音，再与以前他误认为小弟弟的桑音相比，他觉得桑音变得很多，多了一分成熟女人的娇媚。

“你好美。”宫辞忍不住说道。“美到令我想吻你。”

“是吗？”桑音眨了眨眼说道。

“当然，不然你可以试试看！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那不是太可惜了吗？”宫辞凝视桑音，眼中有化不开的深情与浓浓的眷恋。

“是你太可惜了吧！”桑音取笑道。

“是呀！”宫辞抚了抚桑音的脸。“你的脸有点脏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桑音紧张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说道。“没骗你。”宫辞伸出代表童子军的三只手指头。

“那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桑音连忙起身。

“我陪你。”宫辞从椅子上起身。

“不用了，只是去擦一下脸而已，马上就回来了。你在这里等就好了，一个大男人站在女人化妆室前，不太好看的。说不定有些女人会以为你是变态或者是色狼呢！”桑音取笑道。

“变态、色狼有像我这么帅的吗？”宫辞拍拍桑音的脸，吻了她的唇。

“你有没有听过人不可貌相？有人外表长得很帅，内心却是一肚子坏水。”桑音轻轻捏了捏宫辞的脸。

“是吗？等一下顺便上一点口红好了，你的唇膏有些掉了。”

“讨厌！被你吃掉的。”

“没错，快去吧！有什么事就叫一声，我马上就会过去了。”

“嗯……”桑音走向了不远处的化妆室。

照了镜子，桑音发现自己的脸真的有点脏，她用面纸沾了水，轻轻擦了擦，再从皮包里拿出了一支桃红色的唇膏。

“桑小姐……”一阵男声传了出来。

“你……这里是女化妆室……”桑音吓了一跳，还来不及跑，便被人击中了腹部，晕了过去。

“好不容易摆平了。”阿熊用了个麻袋轻而易举地便将桑音装了进去，并且扛在肩上。

趁着没人来化妆室，他拿起了一个“清洁中”的牌子，放在化妆室门口。而由于化妆室再过去就是后门了，所以阿熊便敲昏了那里的守卫，换了守卫装从后门混了进来。

而现在，当然也是要从后门出去。

太好了！夏小姐是我的了。阿熊的脑里满是夏香的影子，根本没有去想惹怒了宫辞会有何种下场。

快步地走出了后门，他将桑音放在自己的车上迅速开车离去。

路人甲想进去女性化妆室，却发现前面立了个牌子，原本想转身离开的，但因为实在是太“急”了，于是便走了进去。

她上完了厕所，发现了散落在洗手台上的皮包和地上的口红，觉得有些奇怪，但也没有去理会，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

宫辞看了看手表，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了，怎么补妆那么慢！但想一想，以前和他交往的那些女人，每次进化妆室不到半个小时是不会出来的。而桑音只进去二十分钟而已，还算是小巫见大巫呢！

前桌交谈的声音虽小，但宫辞仍是听到了。无聊嘛！随便听听好了。

“老公呀！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去洗手间时，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哦！”那名路人甲向她的先生说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化妆室前摆了个‘清洁中’的牌子耶！不过我还是进去了。”

“根本没有在清扫嘛！整间化妆室干净得很，不过有件事很奇怪呢！”

“为什么奇怪？”

“有个白色的皮包丢到洗手台上，一堆东西、口红啊什么的，掉了一地，好奇怪哦！”

白色的皮包？那不是桑音的吗？他记得她是拿白色皮包的。不会的！他的脸色变了变，千万不要发生什么事情。

宫辞迅速地朝女化妆室跑去。他在洗手台发现了桑音的皮包，用力喊着桑音的名字，但却没响应。“该死！”宫辞捡起地上的口红，离开了化妆室。

“老大，人带回来了。”阿熊扛着一个麻布袋走入了和室里。

“确定是桑音吗？”程闪冷冷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！”阿熊点了点头，将布袋放在榻榻米上打开了上头的绳子，拉下了麻袋，让程闪可以看得清楚点。

“的确是桑音，你做得很好。”程闪露了笑容，走到了桑音的身旁，一手拉住她的头发，发现她和照片上有一点点不同，比照片中的女人还美丽。

“大哥……”阿熊急着想要夏香，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。

“你做得很好！可以下去了！”程闪朝阿熊挥了挥手。

“那夏小姐……”看程闪的表情仿佛忘了他曾对他许诺的事，于是阿熊忍不住向程闪提醒着。

“哦……夏香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阿熊恭敬地弯了身。

“你不说我还忘记了。”程闪拍了下手，来了一个手下。

“大哥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叫夏香出来，就说是阿熊来带她了。”将她送人也好，反正他已经玩腻了，而阿熊想接收的话，那就送他吧！在手下的面前，又可以展现大哥对手下的慷慨，让手下为自己誓死效忠，真是一举两得。

“是的，大哥。”

不一会儿，夏香穿著和服缓缓走了出来。她的脸上化着浓浓的妆。刚才，由程闪的手下得知，阿熊已经把事情办成了，于是她便袖子里藏了把小型的武士刀，准备随时杀掉程闪。她受够了，她不要再过这样任人蹂躏的生活了，现在程闪将她送给了阿熊，难保他哪天不会再将她送给其它人呢？

而解决这件事的办法只有两个。一、就是她死。二、就是程闪死。她是绝对没有勇气自杀的，那就让程闪死吧！

握紧了小武士刀，她轻巧地走到了程闪身旁。

“帮主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夏香仍旧是表现得十分柔顺，根本不会令程闪起疑。

“你没有忘记不久前我和你说的话吧！现在阿熊做到了我所要求的事，你是阿熊的了。”

“不……帮主……夏香不要……”夏香偎在程闪的身旁，单手捉住他的手臂。

“不要？”程闪眯起了眼。

“是的！我不要……”夏香小声说道，右手从衣袖里抽了出来，握着小武士刀的手迅速地往程闪的腹部刺去。

“大哥……”阿熊看到了夏香的动作，连忙喊道。

没有防备的程闪，在听到了阿熊的话后，便一把推开了夏香，但腹部还是被划了一刀。

“贱女人！”程闪甩了夏香一巴掌。“想杀我？没那么容易！”他抢过夏香

手中的小武士刀，用力地划开了夏香的腰带。

“不！”夏香惊慌地叫了声，拉住了衣服，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是你自己要找死的，怨不得我！”程闪看向一旁的阿熊。“你就在这里要她吧！”

“玩到你高兴为止。”

“这里？”

“没错。”程闪点了点头。“是的。”

夏香的眼怀恨地看着程闪，而阿熊则朝夏香扑去，程闪并没有离开，只是坐在榻榻米上。

在看到阿熊离开夏香后，程闪走了过去。

“舒服够了吗？”程闪问道。

“是……”阿熊点了点头。

“那就可以了。”程闪看了夏香一眼，而夏香则是惧怕地缩到了墙角。

“想我哥吧？让你能早日去见到他！”程闪手中的小武士刀用力地往夏香身上刺了上去。

“啊……”夏香哀叫了声，倒了下去，没有任何气息了。

“大哥！”阿熊惊叫了声。

“女人再找不就有了，更何况是这种女人。”程闪万般不屑地说道。

“但是……”阿熊仍是有些舍不得。

“阿熊，这种女人留不得的！她连我都想杀。”程闪指着腹部这一刀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放心！我会找更好的女人给你的。”程闪拍拍阿熊的肩。

大哥真是心狠手辣啊！阿熊心中想道。

第九章

宫辞的家里寂静得很，坐在沙发上的四人，表情十分凝重。而宫辞的脸上更带着肃杀的气氛。

“够了……我要去‘虎帮’找桑音回来。”宫辞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桑音那家伙现在生死未卜，他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。

“辞，再等一下，程闪会打电话来的。”饶闻沉声说道。

“等他打电话来……桑音不知道已经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……”宫辞吼道。

“冷静点！”瞿骋开口了。“闻说得没错，程闪会找上你，你这样贸然行动，根本救不出桑音。”

“我已经要人去查了，马上就会有消息。”卫翼也说道。

“该死！”宫辞低咒了一声，如果让那两个女人随时跟着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

他十分自责。

“别太自责。”兄弟十几年了，卫翼当然知道宫辞的想法，于是他安慰地

拍拍宫辞的肩膀说道。

“全是我的错。”宫辞闭起了眼，沉痛地说道。

“冷静点。”

电话声突然响起了，饶闻马上在电子仪器上按下追踪键，“影帮”拥有最先进的电子仪器，只要二十秒就可以查到对方的所在位置。

饶闻向宫辞做了手势，示意他可以接起电话。

“喂……我是宫辞。”

“我是谁你应该知道吧？”

“当然……那个早该死无全尸的程闪。”

“呵……是吗？说不定死的那个人不是我，而是你那个美丽的未婚妻吧！”

“桑音她还好吧？如果她有什么事的话，那我要你陪葬！”

“放心！她还好好地活着。”

饶闻再度向宫辞做了个手势，表示已经查出对方所在的位置。

宫辞点了点头，要饶闻先行动。

“我想你们现在一定是已经追踪到我的位置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敢乱来的话，先死的可是你那甜美的未婚妻，有她陪我一起死，那也不错……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宫辞的声音冷了下来。

“一千万美金换你老婆的命，不贵吧？”

“不贵！让我听听桑音的声音。”

“放心，她还没死！但如果你乱来的话，那我就无法保证了。”

宫辞的话筒传来了女人的惊叫声。“辞……你，别来……他不只要你的钱而已……他还要你的……命……”

“贱女人！”程闪用力地甩了桑音一巴掌。

“该死！”宫辞愤慨地说道。“不许打她！”

“那就要看你怎么做了……哈哈……只准你一个人来而已。”程闪挂上电话。

“电话挂断了！”宫辞说道。

“真是老狐狸。”饶闻摇了摇头。“地点查出来了。”

瞿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“辞先去赴约，我们随后就到。”

虎帮。

宫辞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皮箱，里头装了美金一千万看着眼前日式的建筑，上头还写了个大大的“虎帮”。

“就是这里了吧！”他拍拍门板，大声喊着。“我已经来了，还不来开门？”

门迅速被小喽啰开启。“你一个人来吗？”小喽啰小心地问道。

“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身后有人？”宫辞不悦地说道。

“让他进来。”程闪的声音从和室里传来。

“是的！”小喽啰拉开了和室的门，用力地推了宫辞进去。

“啧……你得好好训练你的属下了，瞧瞧你们的待客之道。”宫辞不悦地说道，看着坐在小桌子前的程闪。

“那真是对不起了！”程闪说道。

“桑音呢？”

程闪拍了拍手，一名女侍押着桑音走了出来。

宫辞则在一旁仔细地看桑音，深怕她受了什么伤。

“宫辞……”桑音说道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宫辞关心道。

桑音摇了摇头。

女侍将桑音押到程闪的身旁，便退了下去。

“放心！她还活着。”程闪邪恶地说道。

“我看到了。”看到桑音毫发无伤，宫辞心里有了底，又恢复了以往吊儿郎当的模样。

“钱呢？”“带了！”宫辞亮亮手中的黑皮箱。“坦白说，一千万美金还挺重的。”

“阿熊，把皮箱拿过来。”程闪对站在一旁的阿熊说道。

“是的！大哥。”阿熊正想接过宫辞手中的皮箱时，却被宫辞的拳头击中了鼻梁。

“放人、交钱，一起来。”宫辞冷冷地道。

“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，我手中握有这张有力的王牌。”

程闪拿起桌上的武士刀，拉住了桑音的头发，架在她的脖子上。

“不……”宫辞喊道。

“啊……”桑音虽然咬紧了下唇，但还是忍不住痛呼出声。

“桑音……”

“把钱拿过来吧！我已经说过了，你没有和我谈条件的本钱了。”程闪的舌头伸了出来，舔了下桑音的脸颊。

桑音的身子缩了下，心中十分害怕。

“大哥。”阿熊将皮箱打开，一叠叠的美金正对程闪招手。

“很好！”程闪合上了皮箱，要阿熊将皮箱收起来。

“钱你已经拿到了，把桑音放了。”

“我有说拿到钱就放人吗？”程闪露出疯狂的笑容。“告诉你，没有那么简单。”他丢了一把刀子到宫辞前面。

“往你的肚子刺一刀。”

“不！不要！他不会放了我的……辞……别听他的话……”桑音吼道。“贱女人，你给我安分一点！”

宫辞握着那把刀子，眼睛眨也没眨一下，拿着刀子使用力地往自己的腹部刺去，他闷哼了一声。“够……了吧……”

“不够！告诉你，我人也要、钱也要、连你的命也要。等我玩够你的女人之后，我就让她和你一起陪葬！”他掏出怀中的手枪，瞄准了宫辞。

“不！”桑音用力地推开了程闪。不！宫辞是她最爱的人，不能……她不能失去他……

心中唯一的信念，令她朝宫辞扑去。

“不要……”宫辞痛彻心肺地吼道。“桑音……不要……”

她的背朝着程闪，抱紧了宫辞。

“不！”

程闪用力地扣了扳机，而在枪声响起的同时，桑音软软地倒在宫辞的怀里。

“别哭……这不适合你……你笑起来比较帅……”桑音露出了虚弱的笑容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
“桑音，别离开我……”

就在程闪要开第二枪时，另一声枪声响了起来。

卫翼手中的枪正冒着白烟，程闪不敢相信地睁大了眼，他的身子倒了下去，左胸口汩汩流出了血。

瞿骋看了宫辞怀里的桑音一眼，没料到竟晚了一步。“辞，快放开她，她要马上送医。”

“不！别碰她……”宫辞摇了摇头。“再不将她送到医院，她就死定了！”饶闻吼着。

对……送医……宫辞模糊的双眼有了焦距，他点了点头，自己腹部的疼痛早已没了知觉，他努力地想抱起桑音。

“交给我吧！你也得好好地止血。”饶闻不顾宫辞的反对，从他的手中抱过了桑音，而瞿骋则是扶着宫辞，上了车。

卫翼看了眼已死的程闪，及他身旁的黑色皮箱。他拿起了皮箱，便离开了。

医院的手术室。

所有的人都在手术室外等待着，而宫辞则在紧急输血之下，已无生命危险了。

此时的他正在病房里。

“由于桑小姐的心脏比一般人偏了些，所以子弹并没有射中心脏，但仍是受了很重的伤。”医生缓缓说道。

“那到底有没有事？”饶闻问道。

“还得观察。”

现在宫辞和桑音都躺在病房里，病房外的瞿骋、饶闻两人忧心不已，但却束手无策。

“桑音呢？”宫辞一睁开双眼，便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慌乱地问着坐在他身旁的饶闻。

“拜托！别一醒来就是问你的宝贝未婚妻好不好？看看你腹部的绷带，你那一刀刺得还挺深的。”

“告诉我，桑音在哪里？”宫辞吼道。

“她还活着！”饶闻带着皮皮的笑容说道。

“她没事吧？”宫辞说道。“没事！只是要观察几天而已，不过她也真是命大，心脏比平常人偏左边一些，不然早挂掉升天了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诅咒她死是不是？”宫辞单手抓着饶闻的领子。

“我可没有这么说！那是你这么说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而且这全都是医生说的，我只是照医生的话说了一遍而已。”饶闻拍了拍宫辞的手。“兄弟，斯文一点，我们已不算是黑社会了。”

“你闭嘴！桑音在哪里？”宫辞冷冷地问道。

“兄弟，好歹你也先感激我吧！是我冒着生命危险从你手中抱走桑音的，不然她早就挂了。”

“快说，她在哪里？”

“在病房里。”真笨！平常聪明的样，一碰到有关桑音的事就变成一副“呆样”了。

可见得，爱情会让人变笨的。饶闻在心里想道。

“我要去找她。”

“不行！医生交代过，你还不能下床。”

“信不信我会扁你？”宫辞咬牙切齿地看着饶闻。

“信！我早就知道你很想扁我了，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而已。”对于宫辞心里想的，他还会不清楚吗？

“哼……”宫辞冷哼一声。

“真看不出来花心大少原来是个痴情种呀！为了老婆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”

饶闻揶揄着。

“嘲笑我？”宫辞扬起眉。“等你遇到你喜欢的人时，你就知道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饶闻对宫辞的话嗤之以鼻。“为了根小草放弃整片森林值得吗？”

“当然值得！”宫辞点点头。

“是吗？”饶闻嘴角露出一抹笑容。

“当然！别忘了你比我大十一岁，再不快点找的话，老了可就没人要了。”

“是吗？我可是打算四十岁再结婚的。”饶闻扬起眉。

“四十岁？”宫辞笑了。“娶年纪多大的‘美眉’？二十几岁？别人会说你老牛吃嫩草的，而且你四十岁时就没有本钱娶老婆了，老了啦！”

饶闻摇了摇头。“男人只要有钱，哪怕没有女人，更何况我相信我四十岁时，身体还很好的，脸上不会多出几条皱纹。”他十分自信地说道。

“随你。”

一阵敲门声之后，一名护士走了进来，帮宫辞换上新的点滴，并且转头看着饶闻。

“先生，我们女人没那么拜金！”官冷月刚才在门口就听到他们两个人的话了，她一生最厌恶的就是这种自大的沙猪了。

“哦？”饶闻看着帮宫辞换点滴的护士。“小护士，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“别叫我小护士，我只是长得矮了点而已。”官冷月不悦地说道，未满一五五的身高是她一生的痛。

“好吧！小姐，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官冷月手插腰地站在饶闻面前。“不是所有女人都向钱看的！”

“但大部分都是，这你不能否认吧？”饶闻看着眼前的小护士，微笑道。

“没话可说了吧？”

“你……”官冷月胀红了脸。“你当护士一个月的薪水不多吧？据我所知，行情价是三万多元吧！”饶闻问道。

“没错。”官冷月抬起下巴说道。

“如果我给你两百万，你愿意陪我一个月吗？”就算挫挫这个小护士的锐气也好。

饶闻在心里想道。

“下流！”官冷月的双颊通红，用力地甩了饶闻一巴掌。

“你……”宫辞虽然很佩服官冷月，但是对于她的举动就不敢恭维了。

“闻，算了，别和她计较了。”以饶闻的力道来说，他若回敬她的话，那她圆嘟嘟的脸，可能会肿得像肉饼一般。

饶闻摸摸自己的脸颊。“你知道吗？你很大胆。”他的眼眯了起来，虽然唇角依旧带着笑容，但目光却是冰冷的。

“是又如何？”官冷月虽然有些害怕，但还是努力地挺直腰杆。

“如何？你以后就知道了。”饶闻的嘴角露出了邪魅的笑容，和他斯文的脸有些不搭。

“哼！”官冷月对着饶闻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才离去。

“你不会肚量这么小，连个小护士也要报复吧。”宫辞还真为那个大胆的护士有些担心。

四天后。

桑音觉得自己的左胸口好疼，无尽的黑暗正吞噬着她，她好害怕，无助地挥动着手，想从黑暗里解脱。

“宫辞……”她依旧紧闭着双眼，嘴里喃喃念着。

“桑音，我在这里……”宫辞得到医生的允许，终于可以下床了，于是他马上冲到桑音的病房，想看看她。看着桑音苍白的脸色，他的心中阵阵抽痛，要不是为了要救他，她也不会变成这样，而且还差点丧命。

“桑音，睁开眼，我在这里。”宫辞抚着桑音的脸，轻声说道。

“嗯……”桑音低吟了声，睁开了沉重的眼皮，看着不熟悉的白色天花板及装饰。

“桑音，你哪里不舒服？”宫辞握着桑音的手，紧张地问道。

“有点痛……”桑音看着宫辞。“你没……事吧……”

“没事！不过你有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受了重伤了，这里是医院，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好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……”宫辞点了点头。

“嗯……”桑音应了一声。

“哪里不舒服的话就说吧！我叫医生来。”

“不用了……只是有点痛……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第十章

在休养了两个月后，桑音终于出院了，而婚礼也改在一个月后进行。同时，也因为住院两个月的关系，桑音与那名身高不及一五五的小护士官冷月成了好友。

“恭喜你，今天要出院了。”官冷月微笑地对着桑音说道。但那个笑容在看到桑音身旁的饶闻时，便消失了。

那个该死一百次的男人，官冷月真想将他砍成十八块，下油锅。那只自大的“沙猪”在两个月前，吵架之后竟告诉院长，要他开除她。而没想到，他竟然有这么大的势力，逼她不得不向他道歉。她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。

“MISS 官，你得向饶先生道歉才行，不然我只好辞掉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官冷月不平地问道。

“其实，我们这家医院也是‘瞿氏企业’旗下产业之一，如果你不向饶先生道歉的话，我很难做人的。”

“他又是什么身分？”

“瞿氏’副总裁。”站在院长身旁得意洋洋的饶闻微笑地自我介绍着。

该死！官冷月咒骂了声，看着饶闻得意的脸，她真想狠狠撕碎它。

“饶先生，我不会诚心向你道歉的，而‘对不起’这三个字，只是因为你会让我的工作没了，所以我逼不得已才如此说的。”她也是有她的尊严呀！

“无所谓！只要会说‘对不起’这三个字就行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官冷月咬牙切齿地说道。

“没关系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你。”

该死！真是不要脸到家了，官冷月狠狠地瞪着饶闻。

“别瞪了，小心眼睛掉出来了。”饶闻笑道。看官冷月那种将他拆解入腹的表情，他当然知道她又想起了那天的事了。从那天以后，他每次看到官冷月，她总是一副不用他的模样。

但很奇怪的，他就是觉得她这样很可爱，总是喜欢逗逗她，看她气得满脸通红的样子。“要你管。”

“真是小心眼的女人。”饶闻摇摇头。

“是你小心眼，竟然到院长那里告我的状，真是不入流到了极点。”官冷月忿忿地说道。

“我怎么不觉得？”

天呀！别又来了。桑音拍拍自己的额头，怎么他们两个每次一碰面就开始斗个不停呀！

“够了！这里是医院……”桑音好心地提醒着。

“我大人不记小人过，不理你了。”官冷月说道。

“大人？这么矮还说自己是‘大人’，真看不出来你哪里大了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怎样？”

“桑音，好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”官辞走了进来，搂着桑音问道。

“可以了，拜托快带我走吧！我快受不了医院的味道了。”桑音摇了摇头，看着饶闻和官冷月。“我也很受不了他们两个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回家了。”官辞搂着桑音离开了病房，而饶闻和官冷月则在病房里继续吵着。

经过一阵休养之后，官辞立即迫不及待地筹备起他和桑音的婚事。

婚礼上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！”

“怎么又是你！”这两句话出自饶闻与官冷月的口中，他们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。

“我是伴娘！”官冷月说道。

“伴娘？”饶闻看着穿著天蓝色小礼服的官冷月，不可否认的，天蓝色是很适合她没错，虽然她矮了一些。

“不行吗？”官冷月狠狠地说道。

“当然可以，不过你矮了一点。”

“有谁规定伴娘就应该很高的？”官冷月吼道。

“政府是没有规定！”饶闻点了点头。

“你该不会是伴郎吧？”官冷月眯起了眼。

“当然！”由于瞿聘和卫翼都对当伴郎兴致缺缺，所以只好由他上场了。

可是他根本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官冷月。

“你们两个别吵好不好？”站在一旁的宫辞不悦地警告着。“今天是我桑音结婚的日子，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一点？”要不是缺了人选，他们也不会挑中这两个死对头。

“是啊！忍一忍就过了。”桑音也皱眉说道。请他们两个来真是失策呀，她在心里痛苦地想道。

“哼！”官冷月哼了一声。

“看你画得这么辛苦，怎么不请个助手？”由于婚后桑音还想继续画漫画，所以宫辞也不干涉她，而且他们的新居就在宫辞原本房子里。

“很穷啦……不想再花那个钱请助手……”桑音向宫辞挥手。宫辞告诉过她，他的钱是她的，她的钱还是她的。所以她所有的花费都是宫辞的，赚的是自己的，很快的，她的邮局存款已经从四十三万跳到五十万了。

“穷？”宫辞接过了桑音手中的网点纸，坐在她身旁。天天看她割那些网点纸，他也会割了。

“是呀！”

“不会吧？”宫辞帮她割着网点。“我知道你的存款已经开始从四开头变成五开头了，怎么会穷呢？”

“咦？”桑音张大了眼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呵……”宫辞亲了桑音的脸颊。“前天我看你一个人拿着自己的邮局存折傻傻地笑着，结果我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翻了下。没想到才一个月的时间，就进帐七万多元，真是可观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咦？你偷看我的存折？”桑音放下蘸水笔，不悦地说道。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偷看？那是我的隐私呐！”桑音吼道。

“那我道歉总行了吧？”

“不行！”桑音摇了摇头。

“不然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我？”宫辞问道。

“当我的免费助手。”桑音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，有个免费的助手，画画也快多了，而且又不用付MONEY。

“免费？”宫辞摇了摇头。“做手工也没有免费的，你的算盘未免打得太好了吧？”

“不行吗？”桑音睨着宫辞问道。

“当然可以！不过不可以免费。”

“不然呢？”桑音可怜兮兮地看着宫辞。

“我的存款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，你还那么狠心想挖它？”她说话的口气仿佛宫辞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一般。“也不想想你每个月的薪水就比我的存款还多了……”

“我有说要挖它吗？你想得太严重了吧！”宫辞好笑地说道。他了解桑音是个将钱摆到第二位的人，而在她心中第一位的，就是他了。

“不然呢？”

“帮我生个孩子吧！老婆。”

“好哇，这简单。不过你得当一辈子的助手才行。”桑音微笑道。

“行！成交。”

“看你一副商人的脸，实在让我有点受不了。”桑音摇了摇头。

突然，宫辞放下了手中的东西，抱起了桑音。

“做什么啦……”桑音拍拍宫辞的肩膀，不悦地说道。

“做人’呐……不然小孩从哪里来？”宫辞的话语里带着一点点“颜色”，而且还是“黄色”的。

“讨厌！不正经。”

“正经的话，孩子从哪里冒出来呢？”宫辞戏谑道。

“对了，有件事要和你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宫辞将目光移向桑音平坦的肚子。“你该不会有了吧？”他怀疑道。

“没有啦！”桑音给宫辞一个白眼。

“不然呢？”

“我要办签名会了。”桑音得意洋洋说道。“和几个有名的漫画家一起办。”

“不就是沾别人的光吗？”宫辞摇了摇头。“去那里有人要让你签名吗？”他好奇地问道。

“也是有啦！不过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排不到他们心中想要的漫画家，而看到我前面空空的，跑来给我签的。”桑音绞着手指头，不太不好意思地说道。

“有点可耻哦！”宫辞亲了亲桑音的脸颊。“不过就算你的漫画迷全跑光了，我也不会跑的，我是你忠心的漫画迷。”

“真是谢谢你了。”桑音亲了宫辞的唇。

“要不要我带几个‘弟兄’帮你壮大声势呀？”宫辞问道。

“不用了，请你别做这么可耻的事。”

“那就算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”

“当然不要，我可不敢想象一堆小女生里面夹着一堆大男人呀！”

“说得也是，挺奇怪的。何时咧？”

“这个星期日。”

“我陪你去吧！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”

“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都这么大了。”

“我坚持陪你去。”

签名会会场——某大百货公司的骑楼。

几张简单的长型桌及几张椅子，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签名会会场。

坐在宫辞的奔驰车里，桑音看着已有几个漫画迷在畅销漫画家前的名牌等待着，而自己那个名牌前则是空空如也。“唉！”“怎么了？为什么叹气呢？”宫辞将车子靠边停，问道。

“你没看到我的牌子前空空的吗？”桑音没好气地说道。

“习惯就好了。”

一辆奔驰车停在路边是不怎么引人注目，但下来的是一位英俊的男士，这就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了。

“瞧！是个帅哥耶！”一名小女生对着身旁的朋友说道。

“是呀！好帅。”所有人的眼光全看着宫辞。

宫辞下了车，绕到一旁帮桑音开了车门，扶着她下车。

“咦？她不是那个漫画家星星吗？”

“对呀！那个男的是谁？”

“不会是她男朋友吧？”

“好帅哦……”

宫辞接着桑音走到了属于桑音的位置。“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把车子停到停车场里。”他交代着。

“好，我要人帮你再搬个椅子过来。”

“嗯。”

一时之间，所有的漫画迷全由畅销漫画家的前面移动，而地点则是桑音的前面，而畅销漫画家则是不悦地看着桑音。

“星星，那个帅哥是谁？是你哥哥吗？”一名漫画迷问道。眼睛还呈现爱心的光芒。

“还是你男朋友……”“开奔驰耶！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……”

所有的人全围着桑音问道。

“停……我慢慢说可以吗？”桑音微笑地说道，接过漫画迷所递的签名板签着，心中所想的则是——自己真是沾了宫辞的光了。

“要说的很清楚哦……最好是你的哥哥……”

宫辞大步地走了过来，坐在桑音的身旁。

“他，”桑音指着身旁的宫辞。“他是我先生。”

“先生？”一时之间，小女生便开始吱吱喳喳起来。

“不会吧？你真的是星星的先生？”那名小女生的眼中都快挤出泪水。

“是呀！”宫辞露出优雅的笑容。“她是我宝贝的老婆。”

“好羡慕哦……”

“是呀！星星你先生好帅哦……”

“噢……”一名漫画迷仔细地看宫辞。“你是不是姓宫？‘瞿氏企业’的副总裁？”宫辞与桑音结婚的消息引起轰动，媒体都有派人去采访。

“是呀！不过我今天是陪娇妻来的，她才是主角。”他接着桑音说道。

“好幸福……”

“可以请你签名吗？”一名漫画迷将签名板递给了宫辞。

宫辞看了桑音一眼，接过了她的签名板，签上刚劲有力的两个字“宫辞”。

“我也要！”“也帮我签……”

“一定要帮我签……”

几十个小女生的签名板全往宫辞前面推。

“辞，我看你转行好了。”桑音摇头笑道。

“你认为我该转哪一行？”宫辞签完后，将签名板递给桑音，让她签名。

“你去当演员好了，你副总裁的位置也不要干了，反正有饶闻了嘛！”

“嘿！这可不行！”一阵男性的声音传入了桑音及众人耳里。

“饶闻？你怎么来了？”桑音不可思议看着他，他的身旁还站着卫翼及瞿骋。

“听说你办签名会，所以就来了。”饶闻微笑地说道。

小女生又开始尖叫不已，围着他们三人。

“我看我们还是走好了。”畅销漫画家看没什么“生意”，于是从椅子上起身离开。

“真受不了你们四大帅哥的魅力。”桑音调侃道。

“不过你网中了其中一个不是吗？”

“是我网你吗？”桑音不悦地说道。

“星星，我有问题可以问吗？”一旁的小女生问道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你和你先生是怎么认识的？是你追他的吗？还是他追你的？”她十分好奇地说道。

“当然是我追她的。”宫辞微笑着帮桑音回答了问题。

“对了，你们何时要离婚呢？”一名漫画迷实在是十分觊觎宫辞，忍不住道。

“离婚？”桑音扬了扬眉，将问题丢给了宫辞。

“小妹妹，我不会离婚的，因为我很爱她。而且我已经‘死会’了，那是不能活标的，所以你也别想我们离婚了，我知道你很喜欢我就行了。你看那里还有那么多的帅哥，将目标放在他们身上不是更好吗？”他指着饶闻他们。

“我想走了，有点累……”看着所有要签名的人全跑光了，桑音也想走了。

“那我们走吧！”宫辞放下手中的签名板，扶着桑音，对着其它三人说道：“兄弟，我们先走了，既然你们这么红的话，就交给你们了。”

“该死！”卫翼咒骂了一声，脸上挂着不耐烦的神情，而宫辞和桑音早跑了。

“放开我！”他不悦地对着围过来的女生们吼叫。

“好酷哦……”一名女生叫着。“你有没有女朋友，我当你女朋友好不好？”

“我对女生没兴趣。”卫翼说道。

尾声“辞，有你的信耶……”桑音看着手上的挂号信，是由出版社转寄过来的，里面竟然有要给宫辞的。

“是吗？”宫辞躺在床上，看着桑音手中的牛皮纸袋。“你有那么多信呀，真是红了！”

“才不呢！里头只有几封要给我的，其它的都是要给你的。”桑音将信交给宫辞。

“我才不看那个。”

“是吗？人家那么努力写的，就看一下嘛！”

“她们是写信来追求你老公的，你这么大方呀？”宫辞将桑音手中的牛皮纸袋放到一旁，拉着她，让她趴在他身上。

“我才不大方呢！我很小气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呀！对了，我们出版社的人打电话来，又要办签名会了……”

“你们怎么一天到晚都在签名呀？”

宫辞的手在桑音柔美的曲线上游移着。

“他们交代你不能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会抢走别人的光彩啦！”

“你现在才知道你老公是如何耀眼呀？”

他的手熟练地脱掉了桑音的内衣……

“当然……”

“那就要好好抓着我，别让我跑了，知道吗？”宫辞吻了桑昔的颈项。

“我也好舍不得你跑呀……我那么爱你……”

“那就好呀……呵……我又要开始‘做人’行动了……”

接下来的，就是他们关在房间里所做的事了，呵……

